

劉念渠著

幸
福
天
堂

商務印書館印行

劉念渠著

幸
福
天
堂

商務印書館印行

前記

爲了給孩子們一點可讀的和可演的材料，我嘗試着寫出這個童話劇。

在構思和執筆的日子裏，我面前時時浮現着那些孩子們的天真的面龐，耳邊時時響亮着那些孩子們的明朗的笑語。真該感謝啊，他們不但帶給我許多幸福的記憶，而且，帶給我着再進行這一作爲啓示和鼓舞。

作者想通過他的作品表現什麼，作品本身原是最好的說明，不必另外曉舌。我深深的知道，自己的笨拙將使作品的意念糝糊不清，更使我的解釋成爲多餘。這個年頭，人們的眼睛和腦子常常有許多不同的看法和想法，也祇有聽之了。

孩子們要歷足艱苦才能得到幸福云云，乃是古今中外多少傳說故事共同主題。我想這個童話劇也不會有什麼新花樣。在孩子們所走過的道路，安排了一點阻撓，同情，災難和援助等等，我希望能夠表現得含蓄而不晦澀，單純而不枯燥，好玩而不庸俗，更不至於引起意外的誤解，雖然這實在不是一樁容易的事。

假如這個嘗試能夠完成，那是圍繞了我的一羣孩子們的力量。假如牠能夠有得到牠的讀者和觀衆的幸運，我私心竊願他們還能夠喜歡牠。

三十二年四月十四日。

幸福天堂

(兒童話劇)

有這麼一個時代，(別管牠究竟是什麼時代，反正不是現在。)有這麼一個地方，(別管牠究竟是什麼地方，反正不是這裏。)有這麼一個故事。我要講的就是牠。

故事裏總得有許多人物。這裏，我不妨先說個大概：

- 一、南南——男孩子，十三歲；
- 二、方方——男孩子，十四歲；
- 三、真真——女孩子，十二歲；
- 四、禿禿——男孩子，十二歲；
- 五、農夫——禿禿的祖父，將六十歲；
- 六、老人——大概有百十來歲；
- 七、舟子——將四十歲；
- 八、女囚——十八歲；
- 九、靈魂——他生前是一個青年男子；

十、小羊（男），

十一、小狗（男），

十二、小貓（女）——他們三個原來都是十二三歲的孩子，被巫婆捉住後用法術變成了小

妖精；

十三、巫婆——有好幾百歲了；

十四、石怪；

十五、樹精；

十六、仙女；

十七、孩子們。

依照劇本應有的形式，這些人物的經歷發生在下面的八個地方：

第一幕——小屋內，南南和方方的住所。

第二幕：第一場——渡口。

第二場——石室外。

第三場——坟野。

第三幕：第一場——巫婆住所的外面。

第二場——斷岩。

第四幕：第一場——山頂。

第二場——天堂裏。

下面的就是我所能夠講出的一切。

第一幕

南南和方方住的小木屋。矮矮的牆，窄窄的門，小小的窗，極簡單的陳設。

晚上。一盞發出昏黃光輝的燈無力的照着兩個孩子。南南是弟弟，十三歲，身量在他那樣的年齡可不算高，而且顯得瘦弱，面龐白白的，帶三分病容。衣服穿得整整齊齊，竟讓他被衣服拘束得怪別扭的。他坐在燈旁，捧着一本又大又厚的書在唸，文句的韻調被拖得又慢又長，像病人的哼哼也像和尚的誦經；他一心一意的反覆的讀牠，想背過來，却不懂文句的意思。方方是哥哥，十四歲，相當健壯，雙頰紅紅的，衣服也穿得隨便，一雙袖子挽到臂肘上，蹲在一邊，用一把斧頭時鬆時緊的劈着木材，劈了的比沒劈的少得多。

唸書的和劈木材的聲音混成單調的節奏。

南南（第六十幾回唸這八句『千字文』了）『天地元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寒來暑往，秋收冬藏。閏餘成歲，律呂調陽。』（唸完了一遍又從頭唸一遍的繼續下去。）

方方（他的手在工作，腦子閒着，嘴也閒着，又一次想找話說了）南南！

〔南南繼續唸書不理方方。〕

〔半真半假的打了一個哈欠，帶幾分同情的〕該睡覺了，南南，怎麼還沒背過來呀？

〔低低的〕沒有。（繼續唸書。）

你唸了幾百遍啦？

才六十七遍。（繼續唸書。）

〔過去，故作秘密的〕喂，咱們先玩一會再唸好不好？

不，背不熟要挨罰的。

〔方方望着南南沒辦法的搖搖頭，再過來有氣無力的劈木材。〕

〔南南因為坐得太久了有點疲倦，他動動身子，換個坐法，用拳頭輕輕的捶了兩下頭，繃着眉又唸下去。沒有三句，忽然一陣暈眩，身子向前栽下。〕

〔跳過去，扶住了南南〕你怎麼啦？

〔勉強支持住了〕沒有什麼。

〔憐惜的〕別唸了。

〔嘴裏逞強〕你不用管。

我就不管。（回到自己的地方，直視着南南）你願意唸就唸！

〔南南又唸起來了。〕

方方 你老這麼哼哼唧唧，我想瞓睡了。

南南 你去睡好了。

方方 (不滿是的) 不，我要玩，咱們兩個一塊玩。

南南 不理方方。

方方 (提高了聲音) 南南！

南南 還不理方方。

方方 又不理我了！活該！(舉起斧頭向木材狠狠的劈下去，一下跟着一下，故意弄出很大的聲音。)

南南 你輕點行不行！

方方 我劈我的木材，你唸你的書，咱們誰也不打攪誰。

南南 我說，你別弄得這麼響好不好？

方方 你有法子一點聲音沒有的劈木材？

南南 (生氣的) 你誠心跟我搗亂嚟！

方方 (有意挑戰) 搗亂又怎麼樣？

南南 你——

方方 我！我又怎麼樣？

南南 你不講理！

方方 不講理又怎麼樣？

南南 好好，好！（用雙手掩住耳朵，繼續唸書。）

方方 （一邊繼續劈木材，一邊把他祇能背過幾句的『千字文』順口編了下去，聲音不但大，而且加上怪調）『天地元黃，母豬跳牆。宇宙洪荒，小狗上房。母豬跳牆，孩子叫娘。

小房上房，我要吃糖。南南唸書，心裏着忙。我劈木材，心裏發慌。噶噶唧唧，乒乒乓乓。』（他偷看了南南兩次，沒有反應；停了一下，又計上心來；高高的舉起斧頭往下劈，彷彿打着了自己的脚，一邊瞞跳，一邊喊叫）『哎呀！媽媽！哎呀！

南南 （看穿了方方的把戲）『噱！裝着玩！』（繼續唸書。）

方方 （還得不到反應，假意揉着脚，自言自語）『鬼斧頭！』（丟下了斧頭，停在那裏想新花樣。）

（南南繼續唸書，越唸越背不熟，聲音疲倦了，眉頭縐得更緊了。）

（方方打好了主意，他把五塊沒劈的木頭擺成梅花形，彼此相距有一尺半，勻勻停停的，然後，跳上去，由這塊跳到那塊，轉來轉去，自得其樂。）

大人的聲音 方方！你怎麼又不劈了？再玩，看我回來打你不打你！

方方 （望着聲音來源，扮一個鬼臉，若無其事）『噱！』（繼續的跳。）

南南 你老實點吧。

我的事，你也不用管。（繼續的跳，一個不小心，跌了下來，痛，差一點哭出，却硬充好漢的忍住，重新上去跳着。）

（從窗外，從屋頂，不，從天上，隱隱約約的傳來一陣歌聲，漸漸嘹亮。）

來呀，孩子們，來呀，

這兒是你們的天堂；

來呀，孩子們，來呀，

這兒是你們的家。

輕輕的春風

吹拂着輕柔的柳條，

吹拂着你們的頭髮；

暖暖的陽光

親吻着芬芳的大地，

親吻着你們的雙頰。

乘錦舟渡過遼闊的星海，

看銀河裏開遍了荷花；
乘錦舟渡過遼闊的星海，
看天邊泛起了燦爛的朝霞……

方方（被這熟悉的歌聲引誘了，醉心的）你聽，南南！

南南又是什麼？

方方天上又唱歌了。

南南（聽了一下）唱歌？

方方你聽呀，還是那個歌。（効仿着唱）『乘錦舟渡過遼闊的星海，看天邊泛起了燦爛的朝霞……』

南南（他一心一意的想背熟了『千字文』所以什麼也聽不見）你又胡說了！

方方（有點發急）是真的呀！你聽——

南南（嫌方方一再打攪自己，特別提高了聲調唸書）『天地元黃，宇宙洪荒……』

南南（天上的歌聲立即消失了。）

方方看你！（呆呆的望着『天上』，無可奈何。）

南南（不理方方，試着合上書本自己背，祇背了三句，又得翻開書本看）『天地元黃，宇宙

洪荒，日月盈昃……』

方方（報復的）老笨，你再唸一千遍，一萬遍也背不過來，真正的老笨！

南南（背不過書已經發急，讓方方一說，忍不住了）你不笨，你背的過來！

方方（就是吵上兩句也比悶着不說話好）我呀！

南南你背的過來，也不至於挨罰劈木材了！

方方我情願劈木材，也不願意背那些唸不懂的書！

南南（被勾起了心事）唉，真的，這些書講的是什麼，成天的唸，可一點也不懂！

方方你才知道呀！

南南可是唸不懂也得唸呀！

方方我就給牠一個不唸！

南南唉！（望着書本沒辦法。）

方方（有機可乘了）南南，玩一會好不好！

南南玩？

方方隨你便怎麼玩。

南南不。

方方對了，咱們找真真來一塊玩。

南南 天晚了。

方方 不要緊，我去找她來。

南南 (堅決的) 不！

方方 瞧你這個人！

南南 不行，我還是得唸書。

方方 你真死心眼，不會先玩一會再唸嗎，反正一會就要睡覺了。

南南 明天一早就要背呢！

方方 明天再說明天的。

南南 你一個人玩吧。

方方 (過去一下子把書本搶過來) 咱倆一塊玩！

南南 (急了) 方方！把書還我！(追方方。)

方方搶了書本，跳跳蹦蹦，躲躲閃閃；南南好不容易抓住了方方，又被他掙脫；轉了兩圈，南南有點氣喘的站住。方方把書本放在地下，就坐在上面。)

方方 (得意的) 你搶的過去，我就讓你唸！

南南 你想打架？

方方 打不打隨你，你有本事就搶！

南南 (明日自己的實力不夠，只有妥協) 好吧，咱們就玩一會，一小會。

方方 一小會是幾天呀？

南南 一小會就是一小會。

方方 (站起來) 咱們玩什麼呢？

南南 (從口袋裏摸出一隻小小的蘆笛) 我吹這個好不好？

方方 不，咱們玩這個。(他把那些沒劈的木材每隔一尺擺一塊，排成一行。)

南南 我先吹一會，一小會。(他吹起一隻牧歌的調子。)

(天上的歌聲又起，似乎更清楚了。)

方方 (停止搬木材) 你聽，又唱了！

南南 (傾聽，這回聽見了，臉上漸漸展開了微笑) 真的呢。

方方 我不騙你吧？

南南 這是哪兒唱的？

方方 (搖頭) 不知道。

南南 你不是常常聽見嗎？

方方 差不多天天聽見，彷彿是在天上，又好像在我耳朵旁邊；可是，有時候，不知道怎麼一

來，就沒有了。

南南 真真聽見的也是這個？

方方 嗯。

南南 真真知道是誰唱的嗎？

方方 她說是天堂裏的人唱的。

南南 (顯然被歌聲陶醉了) 真好聽！

方方 有人說，在遠遠的地方，在高高的山上，有一個頂頂快活的天堂。

南南 (警惕的) 你又說這個了！

方方 怕什麼，反正這兒沒有別人。

南南 他們就是不准說呀。

方方 不說，他們可攔不住我心裏想。

南南 連想也不許呀！

方方 嘿嘿，不想呀？我嘴裏說不想，不想，他們可不知道我心裏時時刻刻的想呢。要有那麼一天，咱們真找到了那個地方……

南南 (小心的) 你說真有那麼一個地方嗎？

方方 當然咯。真真還見過呢。

南南 真真她見過？

方方 (點頭) 嗯。

南南 在哪裏？

方方 夢裏。

南南 夢裏？

方方 她常常夢見那個好地方。

南南 真真沒告訴過我。

方方 她說你是個書呆子，告訴你也不信。

南南 我是書呆子？

方方 一天到晚唸書！

南南 真真這麼說的？

方方 不信你去問她。

(天上的歌聲沒有了，代替牠的是一陣哀哀的哭泣。)

南南 誰哭？真真嗎？

方方 (側耳諦聽) 不是真真。

南南 隔壁的病小孩？

方方 大概是。

南南 他的病怎麼還不好？

方方 沒有人管他，沒有人給他治病，一輩子也好不了。

南南 唉！

方方 不管他，咱們該玩了！

南南 還玩？

方方 咱們並沒玩過呀！

大人的聲音 方方！你怎麼又不劈了？又玩起來了是不是？你劈不完就別想睡覺！這孩子非打

一頓不可！

南南 你聽！

方方 怕什麼？

南南 我可不玩了。

方方 （又坐在那書本上了）不玩就不玩！

南南 給我書呀！

方方 我沒拿你的書呀！

南南 你把我的書坐壞了！

方方 （故意裝糊塗）我坐了你的書！

「這時候又有了一個孩子的哭泣。」
另一個大人的聲音：「你還哭！我打不爛你！」

南南 這是真真了。

方方 她的爸爸打她呢。

南南 準是她爸爸喝醉了。

方方 我去看！

「方方站起來要走，南南攔住了他。」

南南 別去，她爸爸會打你的。

方方 （推開南南）我不怕。

「方方向外走，門已經開了，真真進來。她是個十二歲的女孩子，彎彎的眉，明朗的眼睛，端端正正的鼻子，小巧的嘴，勻停的安置在圓圓的臉龐上，覆着一頭長長的黑髮，好像聖畫上的小天使，祇少一雙白色的翅膀。衣服是半舊的，還算整潔，她原是一個愛乾淨的孩子；赤着一雙腳，上面沾着爛泥，是剛剛跌進土溝裏弄的。手裏挽着一隻竹籃，裏面有一些鮮花，嫩枝和樹葉。臉上的淚水還濕着，一看見方方和南南，又悲哀的哭泣起來了。」

方方 真真，你又怎麼了？

（真真抽抽噎噎的答不出話。方方拉過她來。南南去關上門。）

（回過頭來）是不是你爸爸又打了你？

真真
噫。

方方
他又喝醉了！

真真
沒有。

南南
那爲什麼打你呢？

（真真哭得說不出。）

方方
你說囉！

（真真強忍住哭泣，續續斷斷的說）媽媽要我去檢菜，回家半路上，我摔了一跤，菜到跌到溝裏了。

方方
就爲了這個呀？

真真
媽媽不許我吃晚飯，我就不吃了，一個人坐在道邊上，編花環玩，又聽見天上唱歌了。

南南
剛才我們也聽見了，好聽極了。

方方
別打岔，讓真真說。

南南
你說下去。

真真
我也跟着天上一齊唱，碰巧爸爸回來，他聽見了，說我怎麼老忘不掉這回事。我是忘不

了這回事嗎！爸爸打我，不許我唱，也不許我想
你別唱也別想了。

南南 不，我要唱，我要想。

對方 對呀，他們管不了我們心裏想什麼！

南南 方方說你常夢見一個好玩的地方，是真的嗎？

真真 真的呀！我老夢見那個地方。告訴媽媽，媽媽一點也不信；告訴爸爸，爸爸就打我。

南南 那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地方呢？

真真 我說不上來。

南南 你怎麼夢見的呢？

真真 我晚上上牀，一闔眼，身子就輕飄飄的好像飛上了天。

南南 (不大相信的) 上了天？

「由這時候起，在半空中，在黑暗裏，漸漸的閃放出萬丈光芒，從耀眼的光芒中現出了天堂的遠景；那像是一間廣廳，沒有門，沒有窗，沒有牆，好多根距離相當遠的石柱整齊齊的排列着，石柱高得很，一直伸入雲裏，柱上有精緻的浮彫，廣廳四週包圍着藍藍的天，偶然有幾片蓮花似的雲朵在藍藍的天裏飄過。——這，是三個孩子所看不見的景象。」

眞眞 是呀！像長出了翅膀在天上飛，像有一片厚厚的雲彩托住了身上往上升，越起越高，往下一看哪，河像一條帶子，高高的山頂跑到了腳底下，我一伸手，差不多可以夠得着那一顆顆的大星星，夠得着月亮牙牙。一會工夫，我就到了一個頂大頂大的宮殿前面了。牠比咱們在城裏看見的皇宮還要高，還要大，四面都亮晶晶的，照得人睜不開眼睛。你進去了？

南南 (無限嚮往的欣喜流露在臉龐上) 進去了。

眞眞 (急切的) 裏面什麼樣子？

南南 有一間大屋子，立着好多根白色的石頭柱子，一根一根的都伸到雲彩裏去了，地上光滑滑的像鏡子，沒有門，也沒有窗，四面都是藍藍的天。

眞眞 沒有人？

南南 有人，有好多好多跟我們一樣大的小孩，都穿着淺黃色的衣服，唱着我們常常聽見的那個歌。

眞眞 是他們唱的？

南南 他們還跳呀跳的，玩得挺高興呢。

眞眞 他們不唸書嗎？

南南 我沒看見他們唸書。

南南 他們一定也不會換罰劈木材了。
真真 也許。

南南 那裏沒有大人們罵他們打他們。

真真 我沒看見大人。

南南 你跟他們一塊玩了？

真真 我唱歌來着。

南南 他們看見你了？

真真 不知道。因為我剛一唱，就醒了。

南南 醒了？

真真 （失望的）我還是躺在床上，屋子裏黑黑的，什麼都沒有了。

南南 要是不醒有多麼好呀！

真真 第二天晚上，我一睡下，還會飛到那裏去呢。

南南 天天晚上去？

真真 差不多。有時候就在白天，我也聽得見他們唱呢。

南南 「果然，天上的歌聲又響亮起來。」

真真 我怎麼夢不見呢？

方方 書呆子一輩子也夢不見。

南南 你夢見過？

方方 我——我將來一定夢得見。不，我還要去找那個地方去呢。

真真 咱們一塊找去。

南南 (畏怯的) 人們說，那個地方有一條毒龍守着，毒龍專吃小孩子。

真真 我爸爸就這麼說來着。我不信，我就沒看見過什麼毒龍。

(天堂的遠景已經消失了。在原來的地方，現出了大片的白雲，雲裏有一條蜿蜒數丈的龍影子。——這，也是三個孩子所看不見的景象。)

方方 有毒龍也不怕。

南南 不怕？

方方 怕什麼？(舉起了斧頭)我會一斧頭砍死了牠。

真真 真有毒龍，咱們就殺死牠。

南南 你也不怕？

真真 你怕嗎？

南南 我——

方方 你怕你就不用去。真真，我們就去找那個地方，好不好？

真真好呀！可是，爸爸他們知道了呢？

南南那要走好遠好遠呢，你又不認識路。

方方不管，咱們偷偷的去，大人們不會知道的。現在就去，等天亮了，我們已經走遠了。

真真爸爸會找我們回來的。

方方出了城，地方大得很，沒地方找了。

真真南南，你呢？

南南（猶疑的）我——

方方他當然不去了。（把那本書還給南南）明天一早他還得背『天地元黃』呢！

真真你還沒背過來？

方方他一輩子也不會背過來了。背不過來就挨打挨罰，哭哭啼啼的沒有飯吃，還得劈這些木

柴。咱們可走遠了，到了那個好地方，玩呀唱呀……

南南我也去！

方方你不背書了？

南南（下了決心的）不背了。

方方好呀，那咱三個一塊去。

真真你別嚷！

「屋門突然開了，三個孩子一驚。跳進來的是禿禿，他是個十二三歲的男孩子，牧童的打扮，上衣是一件舊短褂，褲子挽到膝蓋上，赤着一雙腳。他似乎已經在門外偷聽了好半天。」

禿禿（奇怪的）方方，你們上哪兒去呀？

方方你幹什麼？吓了我們一跳！

禿禿我問你們上哪兒去？

眞眞（小聲對方方）告訴他嗎？

南南不。

方方我們不到哪兒去。

禿禿別騙我，我在門外頭都聽見了。你們要去找那個天堂，一個頂好玩的地方。

眞眞你也要去？

禿禿他們說沒有那麼一個天堂。

眞眞有。

禿禿沒有。

眞眞一定有。

禿禿準沒有。

方方

誰說沒有？

禿禿

我爺爺說沒有。

方方

他撒謊。

禿禿

我爺爺從來不撒謊。

方方

有，告訴你有，準有！

禿禿

我不信。

方方

愛信不信。不信你就走！我們不跟你玩，不帶你去！

禿禿

你們去了也找不着。

眞眞

準找得着。

禿禿

靠不住。

方方

你不去就算了。眞眞，咱們走。

南南

（願意多一個同伴）禿禿，你跟我們一塊去多好？

禿禿

我不上當。

眞眞

上什麼當？我夢裏去過好多回呢。

禿禿

夢可靠不住。有一回我夢見天上下了雨，田裏都是水，爺爺笑嘻嘻的跟我說，『這可好了，不用怕旱災了！』可是，我一醒來，大太陽已經出來了，田地裏還是乾乾的，爺爺

跟我辱了一天的水……

去吧，秃秃，去了，你就用不着天天屙水放牛了。

是呀，就跟南南用不着天天背書，方方用不着天天挨罰劈木材一樣。

南南 眞眞也用不着天天挨打了。

秃秃 (有點心動) 那可要走好遠好遠的路，又不準找着。找不着回來，爺爺一定要狠狠的打我一頓。

南南 是呀！

方方 找不着就永遠找，一輩子也不回來。

眞眞 我們一定找得着。

秃秃 (還不肯相信) 你們會受騙的！

方方 你自己才讓人騙了呢。

南南 秃秃，你就一道去吧。

方方 不用勸他，我們走我們的。

(三個孩子決心走了。)

秃秃 方方，讓我想一想。

方方 你想什麼？

秃秃 (遲疑不決的) 我——

方方 爽快一點!

秃秃 我想去。

方方 去就一塊走囉。

秃秃 就這樣走?

方方 你想怎麼樣?

秃秃 不告訴爺爺一聲?

方方 這怎麼能告訴他呢?

秃秃 丟下他不管?

方方 他知道了準不讓你去。

秃秃 不，爺爺會答應我的，我不能丟下他一個人呀!

方方 不行，你不能去。

秃秃 我要去，你們等等，我回去一下就來。

方方 (秃秃要走，方方攔住了他。)

方方 不行，不行!

秃秃 你放開我!

方方

（有點急了）你去說，我們不帶你了。

「秃秃正在爲難，他的爺爺，一個六十歲的農夫，佝僂着身子，滿面愁容的，從外邊叫着『秃秃，秃秃！』的推門進來。」

農夫

（一眼看見了秃秃）好，秃秃，你這孩子，我找了你半天，你又溜到這兒玩來了！快給我回去，早早的睡覺，明兒天一亮就得下地戽水呀！（重重的嘆了一口氣）不得了，連河水都晒乾了……（他拖着秃秃往外走。）

秃秃

爺爺！

眞眞

你去吧！我們不帶你去了。

秃秃

不，眞眞，我要去。

農夫

你們到哪兒去？

方方

（掩飾的）我們明天上山上去玩。

農夫

（不滿意的）玩，玩，老是玩！飯都快沒得吃了，就知道玩！你們爸爸怎麼不好好管管你們呢？

秃秃

爺爺，他們要找天堂去呢。

農夫

（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什麼？

秃秃

（提高聲音）找天堂去！

農夫 啊！

禿禿 我跟他們一塊去找，爺爺！

農夫 （無限好心的想攔阻他們）這是誰的主意？

禿禿 方方跟真真。

農夫 方方的主意？

方方 是我怎麼樣？

農夫 還有你，真真？

方方 你不用管！

農夫 唉，你們怎麼會想起這個荒唐念頭來了，這是不對的呀！

方方 （強硬的）你知道什麼？

農夫 這種荒唐念頭是不能有的呀！方方，你是好孩子，你得聽我的話。

方方 （輕蔑的撇着嘴）呸！

農夫 聽我說，方方！（對大家）你們也聽着。（教訓的）一個好孩子，總得聽大人的話。大人們的經驗多，見識廣，就是吃鹽也比你們多吃了好幾十年，不會騙你們，害你們。什麼天堂呀，從很古很古的時候起，就有人傳說着，遠遠的地方有個天堂，可是，這祇是騙小孩子的話，誰也沒有去過，誰也沒有見過。

方方 我們就要去。

農夫 去不得呀！根本就沒有那麼個地方。

眞眞 我就見過。

農夫 你！在哪兒！

眞眞 在夢裏。

農夫 那不過是夢裏。夢是心頭想，你想的太多了，夜裏就變成了夢。一個好孩子永遠不會做這種荒唐的夢。

眞眞 你瞎說！

農夫 這是連想都不能想的呀！你們應該規規矩矩的唸書，做工，聽大人的話。

南南 我唸不懂那些書。

農夫 唸不懂也得唸，等你大了自然會懂了。

方方 我就不愛唸書。

農夫 這都是那種荒唐念頭作怪呀！那種荒唐傳說是專門引誘小孩學壞的。

方方 你說什麼我們都不信。

農夫 你們沒聽說過嗎？天上住着一條毒龍，是專門吃小孩子的。

方方 我就去砍死那條毒龍。

農夫 你們說得容易呀！那條毒龍從開天闢地就有，足有幾萬年了。牠長的有斗來粗，好幾十丈長，嘴裏往外噴毒氣，眼睛裏往外噴火焰。牠一天要吃三個白白胖胖的小孩，早晨一個，中午一個，晚上一個。毒龍常常黑夜裏出來，伴着風雨雷電，在各個地方撒下了瘟疫，讓人們生病，讓人們死亡。現在又要鬧旱災了，說不定就是毒龍作怪。讓人們活活的餓死。

方方（找着了理由）我們去殺死了牠，不就好了嗎？

農夫 沒有人能夠殺死牠啊！

方方 我有斧頭。

農夫 牠正等着吃你們呢。聽我的話吧，孩子們，乖乖的呆在家裏好得多呀。

方方 就等着毒龍來害我們？

農夫 這有什麼辦法呢？都是老天爺的意思，因為我們做了許多罪孽，所以讓毒龍來磨難我們。

方方 你說完了沒有？

農夫 我是爲你們好啊，孩子們，何必白白的送掉性命？聽聽我的話吧，我不害你們！

方方 告訴你，我們不信這一套，說去，就去定了。

農夫 好，好，我勸不了你們！（拖着禿禿）禿禿，你跟我走！

秃禿
農夫

（掙扎着）不！——方方！

我管不了他們，還管不了你？走！你再說個不字我就打死你！（拖着秃禿往外走，又回過頭來）你們都是好孩子，還是死了那種念頭吧！

（沒人答理他，他們走了。）

方方
這個老傢伙！

眞眞
他出去會不會告訴別人？

南南
會的，會的。

方方
咱們要走就得快。

眞眞
對。

南南
方方，你可得認識路呀！

方方
路嗎——我們自己去找。

（決定去了，三個孩子都很興奮。可是，這是一種冒險，要走很多很多的路。想到了這一點，三個孩子相互望望，都不免有一點茫然。）

（左邊的聲音在叫：『不要去！』）

（右邊的聲音在叫：『不要去！』）

（上面的聲音在叫：『不要去！』）

「這時候，在龍影下面，突然發出了一種森冷而狡獪的笑聲，笑聲像是一種定身咒，讓三個孩子靜止在那裏了。隨着笑聲，一個老頭子的形象在龍影前面出現了。看外表，這個又矮又小的傢伙足有一百多歲了，白頭髮在一頂尖尖的帽子下面露出來，滿臉皺紋，三角形的小眼睛露出逼人的冷光，白白的眉毛，頰下飄着一尺多長的白鬍子，長袍是黑色的，鑲着白邊。手裏執着一條棕色的長拐杖。」

老頭子 你們要去找天堂嗎，三個小傻瓜！不能去！不要去！不準去！

南南 我們就去吧！

方方 讓我想該帶什麼。

老頭子 你們應該記得，爸爸告訴過你們，爺爺告訴過你們，什麼天堂，都是騙人的胡說！天上祇有一條毒龍，一條毒龍，（聲音加重）一條毒龍！

方方 我帶我的斧頭。

南南 我帶着我的蘆笛。

真真 我帶這個籃子。

老頭子 （繼續的說）毒龍會吃掉你們，三個小傻瓜！毒龍像吃過幾千萬個小孩子一樣的，會吃掉了你們，你們一定得好好的留在家裏。

南南 不帶一點吃的？

方方 我有一塊金幣。(他從牆洞裏摸出一個紙包，一層一層的打開，露出黃澄澄的金幣。)

南南 你那兒來的？

方方 我十歲過生日爸爸給的，我一直就收着了。

真真 有了錢，就不怕走遠路了。

老頭子 (繼續的說) 趕快放棄了那個荒唐的念頭呀！什麼天堂，祇是一片謊言，一片欺哄小孩的假話！

方方 路可真遠，誰也不許半路上想家。

真真 當然咯。

方方 我們得過好幾條大河。

老頭子 沒有橋，沒有船，永遠的波浪滔天，你們會在河裏淹死！

真真 不要緊。

方方 還得過好幾座大山。

老頭子 山上都是懸崖絕壁，一點路也沒有。你們會跌死在山澗裏。

真真 我們爬過去。

方方 路上還慣出妖魔鬼怪。

老頭子 妖魔鬼怪都是毒龍的爪牙化身，他們會吃掉了你們！

南南 (有點怕) 那——

真真 我們白天走路，牠們不敢白天出來。

方方 南南害怕？

南南 你們不怕我就不怕！

方方 說了不許反悔呀！

(三個孩子準備停當了。)

老頭子 不能去！不要去！不準去！

方方 去吧。

真真 我去看看有人沒有。(她小心的開門向外探視。)

老頭子 這一路上你們會遇上一千種災難，迷失了道路，迷失了本性，永遠找不到天堂，永遠

回不了家！

真真 沒有人。

方方 快走。

(**方方**領頭，**真真**在當中，**南南**有點畏縮的在後面，開門走了出去。門沒有關，彷彿有一團光明籠罩着他們，他們漸漸走遠了。)

「老頭子又發出了一陣森冷而狡獪的笑聲。在笑聲裏，龍影和老頭子一齊不見了。」
「天上的歌聲又響亮起來了。」

——幕

第二幕

第一景

黑水河岸的渡口。

傍晚時分。烏雲滿天，遮住了星星和月亮。對岸的遠山隱隱可見。風嗚嗚的吹着，河水嘩嘩的響着，幾隻老鴉在半空呱呱的叫着。

沒有人。一會，方方，南南和真真走到了這兒。

南南 果然是一條河，好大的河呀！

方方 這就是他們說的黑水河了。

南南 要過河嗎？

方方 看，對面不是山嗎？

南南 咱們已經過了三條河了。

真真 怎麼過去呢？

方方 讓我來看。（他走上渡口）這就是上船的地方。
南南 有船嗎？
方方 沒有。可是有渡口的地方就應該有船。
南南 等一會也許有船的。
真真 那要等到什麼時候呢？
方方 咱們還可以泗水呀。
真真 對呀，用不着船了。
南南 （也過去看）不行，真真，水太大了，河又這麼寬，簡直看不見對面。
方方 讓我來試試。
真真 （拉住了方方）不行，南南的話對，會淹死人的。
方方 （也有點猶疑）那——
南南 我說等一會。
方方 天已經黑了。
南南 我們就在這兒過一夜。
方方 要下雨呢，你沒看見滿天的烏雲？
真真 看，那邊有一間小屋子，咱們可以去那兒避避雨。

方方 要是等一夜，還沒有船呢？

南南 等天亮了，不刮風，咱們也許可以泅水過去。

真真 對呀。

方方 好吧。

真真 咱們也得歇一會。

〔三個孩子坐在河堤上。〕

南南 你們不餓嗎？

真真 你餓了？

南南 噯。

方方 就是你，老要吃！

南南 走了一整天，怎麼會不餓呢？

真真 還有蘋果。方方，你也吃。

方方 吃就吃吧。

〔真真從籃子裏拿出三個蘋果，每人一個，吃得香香甜甜的。〕

方方 這麼等着總不是個辦法。

南南 你有什麼法子呢？

方方 我恨不得趕快過去。

真真 誰不着急呀。

真真 一陣風吹過去，飄下幾點雨來。真真仰起臉，果然有兩點打在臉上。
下雨了。

方方 （站起來）糟糕！

南南 到那小屋子裏去吧。

方方 不知道那裏有沒有人。

真真 咱們去看看。

方方 我自己，你們在這兒等着，也許有船來哪。（他啃着最後一口蘋果走過去，又回頭來叮嚀一句）你們可別走呀！

真真 我們不走。

（方方下。）

南南 （丟了蘋果核）我要睡覺了。

真真 不能睡呀。

南南 真悶呀！

真真 你吹一會蘆笛吧。

南南 我倒忘了。（從口袋裏摸出那隻小小的蘆笛來。）

真真 你吹什麼？

南南 我就會吹一個。（他吹起一隻牧歌來。）你會不會唱？

真真 我不會唱這個。

南南 我不會吹別的。

真真 你吹你的，我看看船去。

〔真真走上渡口。〕

真真 （發現了什麼，驚喜的）看呀，南南，那邊不是船嗎？

〔南南停吹，也跳上渡口。〕

南南 嘿，那一點點白的，是船帆。

真真 大起來了。

南南 一定是船。

真真 船！

南南 一隻小帆船。

真真 牠走近了。

南南 向我們這麼來了。

眞眞（回頭高聲叫）方方！方方！

南南方方！

方方（在遠處）什麼？

眞眞方方，快來呀！方方，有船了！

方方（在遠處）真的嗎？

眞眞你來看哪！

南南（望着河水）牠走到河中間了，一條小帆船。

方方方方跑着來了。」

南南（高興的）看得見船上的人了。

方方（邊走上渡口邊說）有船頂好了，那邊小屋子鎖住了，沒有人。

南南（向着河裏叫）撐船的，快點呀！

眞眞快呀，我們要過河哪！

方方不用叫，他就會來的。

南南（三個孩子不勝歡喜的跳着。）

方方來了，來了！

南南（船貼近了岸，船上的人要下來了。）

南南 不用下來了，撐船的，渡我們過去。

方方 咱們下去吧。

真真 (對船上的人說) 別拴住船呀！

南南 (對船上的人說) 你幹嗎還下來呀！

真真 (對方方說) 他是個鬍子嗎，怎麼聽不見我們的話？

方方 這個人真怪。

(說話工夫，那條船上的舟子已經走上來了。他有四十多歲，穿着一件短衫和一條牛鼻褲，露出毛繆繆的胸膛和大腿。他真像個鬍子，一直不理會三個孩子的話，自己走向那個小屋。三個孩子忙忙的攔住了他。)

方方 你上那兒去？

南南 你渡我們過去呀！

真真 你不能走呀。

舟子 (不耐煩的暴躁聲音) 你們幹什麼？

方方 我們要過河，你渡我們過去。

舟子 (要走) 那有我什麼事？

方方 你不能走！

舟子 怪了，你們是哪兒趕來的野孩子！滾開！讓我過去！

方方 （拉住了他）不行，你得渡過我們去。

真真 渡我們過去！

舟子 （冷笑）說得好容易呀！我又不是你們雇的船夫，讓我走！

方方 不行，你不渡過我們去就不行！你走不了！

舟子 咦，你們要強迫我？

方方 你不答應，就不能走！

舟子 （想推開孩子們）起開！

方方 你答應不答應吧？

舟子 你想怎麼樣？

方方 過河，過河，就是過河。

舟子 哼哼！我要睡覺去了。

（舟子走，三個孩子拉拉扯扯的不許他走。舟子用力推開他們。三個孩子急了，方方抽

冷子抱住了舟子的腿，把他絆倒了，按的按，騎的騎，使舟子一籌莫展了。）

方方 你不答應，就不用想起來。

舟子 （緩和了一點）你們要過河，也得好好商量商量呀。

方方 這有什麼可商量的？

舟子 你們得讓我起來呀。

方方 你答應了再說。

舟子 你們看看，天已經黑了，雨要下大了，風吹的那麼兇，浪頭那麼大，怎麼能過河呢？你們等一晚，我答應你們，明兒天一亮，咱們就過河。

南南 我們現在就要過去。

方方 不能等明天。

舟子 這時候過去，會翻了船的。

真真 你剛才怎麼過來的？

舟子 剛才，天還亮，沒下雨，沒起浪，又是我一個人。

方方 現在還一樣。

舟子 你們就不怕淹死嗎？

方方 不怕。

南南 不怕。

真真 不怕，不怕。

舟子 你們不怕，我可怕呀。船翻了，人掉在河裏，喝飽了水，就活不成了。

方方 不用說廢話。

舟子 不行，現在不行，要過明天過。

方方 說了半天，你還是不答應？

舟子 明天呀！

方方 （用力的坐在舟子背上）好，咱們就這樣等到明天吧。

南南 對。（騎在舟子的腿上。）

真真 好呀。（騎在舟子的另一條腿上。）

（舟子試着掙扎，一點用也沒有。）

舟子 你們這樣不行！

方方 不行也行了！（捶着舟子的後背）咚咚咚，噹噹噹！下大雨，刮大風。有電母，有雷

公。豬八戒，孫悟空……

舟子 （真急了）別鬧，別鬧！過河還不行嗎？

方方 你答應了？

舟子 嗯。

方方 真答應了？

舟子 答應了。

方方 你賭個咒！

舟子 我不會。

方方 不會也得會！

舟子 我——我不答應就是個狗。

方方 不許翻悔呀！

舟子 決不翻悔。

「三個孩子一鬆手，舟子翻身坐起來了。」

方方 起來呀！

舟子 別忙。

方方 你翻悔了可不行。

舟子 你們過過河沒有？

方方 幹什麼？

舟子 過河有過河的規矩。

真真 過河還有規矩？

舟子 凡事都得有個規矩。

方方 什麼規矩？

舟子 住店給店錢，過河給船錢。

南南 過河還要錢嗎？

舟子 當然咯。我白白的渡你們過去嗎？我的肚子早餓癢了。

方方 我們就給你錢。到了河那邊就給你。

舟子 現在就要。

方方 過了河準給你。

舟子 好吧。可是你們真有錢？

方方 當然咯。

舟子 拿出來我看看。

方方 你要多少錢？

舟子 不多，不多，一塊錢。

南南 方方，你有嗎？

方方 （摸口袋，拿出那塊金幣來）這不是？（對舟子）過了河給你。

舟子 我是說一個人一塊，三個人就是三塊。

方方 這是金子做的錢呀！

舟子 我要的就是金子做的錢。

方方 南南 你存嗎？

南南 我——沒有。

方方 真真呢？

真真 我也沒有。

舟子 得，三個人祇有一塊錢，幸而我沒上你們的當，明天天亮也不用過河了。

南南 我們求求你，就三個人一塊錢吧。

舟子 (搖頭) 不行，少一個錢也不行。

方方 我們就祇有這一塊錢呢。

舟子 那我就渡你一個人過去。

方方 我們三個人都要過去。

舟子 那就誰也不用過去了。

真真 你幫個忙吧。

南南 等我們回來補給你。

舟子 不行！這是規矩，過河要錢，一個人一塊，誰都一樣。我不能破壞規矩。

方方 我們都是小孩子。

舟子 小孩子也一樣。一句話，沒有錢，不用想過河。

方方 你就知道錢。
 舟子 當然咯，這個竿頭，誰不是爲了錢哪！
 南南 方方，怎麼辦呢？
 方方 沒有錢，給你東西行不行？
 舟子 你們有什麼東西？
 真真 我有這個籃子。（拿出籃子來。）
 舟子 （望望籃子，搖頭）沒用，不值錢。
 真真 不要？
 舟子 不要！
 南南 （摸出蘆笛來）我有這個。
 舟子 （望望蘆笛，搖頭）更沒用了。
 南南 也不要！
 舟子 不要！
 方方 （拿出斧頭來）這把斧頭行不行？
 舟子 這倒有點用處，我可用牠修理房子。
 方方 好，過了河連錢都給你。

舟子 不過，我得問問，你們這麼忙着過河做什麼呀？

方方 你不用管。

舟子 你們得先告訴我。

方方 問什麼，我們有我們的事情。

舟子 不行，一定得說明白了。要是你們過河去做壞事情，老天爺不保佑，船走到河當中，刮上一陣大風，翻了船，淹死了你們不要緊，我還想活呢。你們要是做好事情，那就容易了。

方方 我們不是做壞事情。

舟子 我不信。你們一定沒有好事情。

方方 我們不撒謊！

舟子 既然做好事情，爲什麼不能說？

方方 告訴你就告訴你，我們到那邊去找一個地方。

舟子 什麼地方？

方方 找天堂去。

舟子 （明白了，但是狡滑的）什麼天堂呀？

眞眞 你不知道嗎？

舟子 我不知道。

眞眞 天堂是個頂快樂的地方。

舟子 你們去找牠？

眞眞 是呀。

舟子 這是誰告訴你們的？

方方 沒有人，是我們自己要去的。你說，這是好事壞事？

舟子 好事，好事。

方方 那就快點吧。

舟子 （起來）你們上船去，我送你們過去。

南南 走呀，過河了！

（南南和眞眞先走上了渡口。）

方方 你走呀！

舟子 你走呀！

方方 我跟你一塊走。

舟子 你怕我跑了？

方方 噯。

舟子 (笑)我這個人最老實，說一不二。好，咱們一塊走。(他走了一步，故意做出走不動的樣子)等等！

方方 又怎麼了！

舟子 (捶腿)我的腿全麻了！

南南 快來呀！

舟子 來了！(說着，他冷不防把方方用力一推，方方跌倒了，他一邊大步跑開，一邊得意的說)去吧，要過河你們自己過，我不能送你們找什麼鬼天堂！(下。)

方方 (忙忙爬起)你！

舟子的聲音 我要睡覺去了！

真真 怎麼回事！

(南南先下來，真真隨之。)

方方 這個壞傢伙跑了！

南南 咱們追他去。

(小屋子的門砰的一聲關上了，舟子在冷笑。)

方方 沒有用，他再不會出來了。

真真 那怎麼辦！

南南 過不了河，就找不到天堂了。

方方 有辦法。

真真 什麼辦法？

方方 船在河邊上，我們自己渡過去。

真真 對呀！

南南 好主意。用不着那個壞傢伙，咱們自己來！

方方 別嚷，他會聽見的。來，咱們先上船再說，

真真 你會撐船呀？

方方 我撐船，真真管舵，南南管帆

南南 好。來呀！（領頭走。）

〔三個孩子由渡口走下船了。〕

〔跳上船的聲音。槳打水的聲音。〕

方方的聲音 真真，你坐在船尾。——不要緊。南南，你拉住繩子。——好，有風了，順風。

南南，把帆繩拉好。……

〔水聲。船向對岸移行。〕

南南 船走起來了！

「風吹飽了船帆，也吹散了烏雲。月亮從雲縫裏露出來。」
「三個孩子齊唱：」

風吹滿了船帆，
送我們渡過黑水河。

月亮照着小舟，

送我們到了對岸。

渡過黑水河啊，

走上那遠遠的，遠遠的地方。

那邊有個天堂，

天堂是我們永遠的家鄉……

「帆影和歌聲漸遠。」

第二景

孤另另建築在山腳邊的一間石頭的囚室。牠有一個依着一定時間會自己開關的小門，當門關住的時候，差不多和牆壁一模一樣分不出來了。高處有一面小小的窗，裏面黑黑的。離囚室約七八步，有一棵又高又大的蘋果樹。每當囚室的門開了的時候，樹上就落下一個蘋果，這是給囚犯的食糧，使囚犯不至於餓死，可也永遠吃不飽。

現在，囚室裏關住了一個青年女囚犯。從什麼時候關的，誰也說不清楚。據傳說，她會惹惱了毒龍，所以被魔法拘禁在這裏了。她的面龐時時出現在窗口，却看不大清楚。（不過，一定會她要出來的。）

（女囚在囚室裏唱：）

枷鎖沉沉

鐵鍊唧噥，

厚厚的石牆啊，

關住了我，關住了我。

日昇月落

斗轉星移，

長長的歲月啊，

在寂寞裏過，在寂寞裏過。

身體鎖住了，

鎖不住我的心；

呼吸窒息了，

窒息不了希望。

思想有牠的翅膀啊，

在藍藍的天空飛翔。

有萬萬千千的人們，

把幸福天堂找到；

讓萬萬千千的孩子們，

在幸福天堂裏逍遙。

有萬萬千千的人們

給世界披上燦爛的新裝；

讓萬萬千千的孩子們，
從心底展放幸福的光芒。

〔歌唱還沒有完，方方，南南和真真已經走近這間石室。他們是被歌聲引來的，欣喜於找到了歌聲的來源。站住，望着石室，臉上都露出快樂的微笑，靜靜聽完。〕
〔歌聲止，女囚的面影從窗口消失。〕

真真 不唱了。

方方 唱完了。

南南 是誰呀？

真真 住在這麼一間孤另另的房子裏。

南南 不會是鬼吧？

真真 你聽唱得多好聽，怎麼是鬼呢？

南南 是仙女？

真真 方方，你說呢？

方方 〔他一直在端詳着這間石室，想把所得的印象和記憶中的說法聯繫起來〕我不知道對不

對。

南南 什麼對不對？

真真 你說囉！

方方 （邊思索着邊說）他們說過的，這是一間牢獄。

真真 牢獄是什麼？

南南 是關人的。

方方 裏面關着一個女囚犯。

真真 一個女的？

方方 就是她一個人，永遠是一個人，也看不到別的人。

真真 爲什麼要關她呢？

南南 誰關的？

真真 一定關了好幾天了。

方方 有好幾年了。

真真 她是一個好人還是一個壞人？

方方 我可不知道了。

南南 她一個人住在這個地方不害怕？

真真 有沒有人給她送飯吃呢？

南南 咱們進去看看好不好？

方方 我也這麼想。

真真 進得去嗎？

方方 總該進得去。

南南 咱們把她救出來，跟咱們一塊去找天堂不好嗎？

真真 好呀，方方，南南的主意很不錯。

方方 咱們找找，怎麼這間屋子會沒門呢？

真真 真的，門在哪兒呢？

（三個孩子挨近石室，周圍轉着找那一扇有魔法的門。可是，轉了兩圈，這兒摸摸，那邊敲敲，周圍都一樣，分不清那兒是門，那兒是牆。）

南南 沒有門。

方方 怪了！

真真 沒有門，裏面的人怎麼進去的呢？

方方 （思索着）是呀！

南南 咱們在外面喊，裏邊聽的見嗎？

方方 試試看。

我真 我說裏面聽得見，咱們在外面還聽得見裏面唱呢。

方方 （向窗子喊了）喂！喂！

南南 喂喂！

我真 喂喂！

（三個孩子喊了一會，沒有反應。）

方方 裏面聽不見。

我真 也許睡覺了。

南南 我說裏面就沒有人。

我真 那是誰唱呢？

南南 說不定是什麼鬼怪呢。方方，咱們還是走吧。

方方 也好。

我真 再等一會好不好？

南南 反正進不去，也沒有人，要是碰上鬼怪那就糟了！

我真 我總不信是鬼怪。

（三個孩子正猶疑不決，石室的門突然開了。門從牆裏緩緩的向外開着，使三個孩子大

大奇怪，甚至於有點害怕的向後退縮着。

妖怪出來了。

別嚷！

看！

（一陣鐵鎖唧唧的聲音，送出了三個年青的女囚。她不過十八歲，中等身材，相當的窈窕，穿着一件寬大的長袍，雙手被手鐐連在一起，赤着腳，腳腕上繫着一串長長的鐵鍊，鐵鍊的那一端還連在石室裏，使她最多走上十步就沒法前進了。她披着長長的頭髮，攜着一付蒼白的面龐；一雙大大的眼睛直望着遠遠的天際。

（正當女囚一步一步走出來的時候，那一棵蘋果樹似乎輕輕的顫動了一下，落下一隻蘋果，彷彿有人擺放的一樣，落在樹下一塊大石頭上。——三個孩子也注意到了這事，更覺得奇怪了。）

（悄悄的推着方方）出來了。

真是一個女的。

別說話。

（三個孩子擠在一起密切的望着眼前的景象。）

（女囚走出了幾步就站住。呼吸着山野的新鮮呼吸，浴着和暖的陽光，使她心裏異常高

興。習慣的把目光落在蘋果上，想拿過來，却又止住，因為還有一些時間，不用太忙。轉身，看見了三個小孩子，她比他們看見她還要驚奇。許久許久了，從她被關在這裏起，就沒有見過任何一個活的人，更不能親近那些天真的孩子了。現在，那種掩藏不了的歡喜由心底浮到臉上，她微笑着，却不敢相信這是真事，也許又是一個夢呢。」

女囚（自語的）難道我又在做夢嗎？

南南 她說話呢。

真真 她說什麼？

方方 別出聲！

女囚 不，這明明是白天呀，一個明媚的早晨呀，（環顧）就是我天天看見的地方，不會是夢呀！這決不是夢呀！可是，我看見了人，看見了孩子們！（走一步，提高聲音）過來呀，孩子們，告訴我，我不是在做夢嗎？

（三個孩子想答話，却又不敢。）

女囚 告訴我，我不是在做夢嗎？

方方 不，不是夢！

女囚（注視着孩子們，回憶的）多熟悉的面貌，多熟悉的聲音啊！我看見過，我聽見過，在過去的生活裏，這都是熟悉的啊！可是現在——現在祇有在一次又一次的夢裏了。

眞眞

（對方方）她說什麼？

女囚

是他們，就是他們，在一次又一次的夢裏出現過，說着，笑着，跳着，鬧着，陪伴了我。是他們，就是他們，把過去的印象留在我的夢裏，留在我的想像裏，度過這長長的歲月。（看見三個孩子不敢走近的樣子）來呀，孩子們，來呀！

（三個孩子不動。）

女囚

你們怕嗎？我讓你們怕嗎？我不會傷害你們的。來呀，孩子們！

（三個孩子走近了一點。）

女囚

（無限溫柔的）告訴我，你們是誰，從什麼地方來的，怎麼到了這荒僻的地方？說呀！

南南

（大着膽子）從城裏來。

女囚

到這兒來做什麼？你們出來玩，走迷了路嗎？

南南

我們從這地方過。

女囚

你們到什麼地方去？

南南

（轉向方方和眞眞）告訴她嗎？（方方和眞眞點頭）我們找天堂去。

女囚

找天堂去？

南南

那是一個頂好頂好的地方。

女囚

這是誰的主意？

南南 方方說的。

真真 我們都要去。

女囚 可是他們說那裏有一條毒龍，會吃小孩子呀！

南南 方方可以殺死牠。

女囚 (對方方) 你叫方方？

方方 噲。

女囚 (對南南) 你呢？

南南 我叫南南。

女囚 (對真真) 你這個長頭髮的女孩子呢？

真真 真真。

女囚 你們都不怕毒龍？

真真 我們不信真有毒龍。

女囚 爲什麼不信。

真真 我夢裏祇看見了天堂，沒有毒龍。

方方 (舉起斧頭) 有也不要緊，我會劈死牠，一斧子就砍死了牠！

女囚 你們都是勇敢的孩子，祇要你們不怕，就沒有可怕的東西了。去吧，孩子們，你們會找

着天堂的。

（自信的）當然。

祇要勇敢，不要半路上退回去，當然可以找的着。孩子們，去吧！
你跟我們一塊去吧？

我？

南南
嚶。

女囚
我去不了呀！

南南
爲什麼？

女囚
他們關住了我。

南南
他們爲什麼關住了你呢？

眞眞
我們聽見你唱歌才找來的。你爲什麼一個人住在這兒？

女囚
他們要我住在這兒。

南南
他們是誰？

女囚
他們說這是天老爺的意思。

南南
爲了什麼？

女囚
爲了你們。

第二幕

南南 (望望方方和真真)爲了我們？

女囚 爲了和你們一樣的孩子們。

真真 我不懂。

方方 你說麼！

女囚 很久很久以前……

南南 那是什麼時候？

方方 別打岔，

女囚 很久很久以前，我跟你們一樣，相信在遠處有一個天堂，那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南南 你也相信？

真真 你又來了。

女囚 我相信呀，我就告訴了許多小朋友們，我們應該自己去找那個地方。可是他們有的怕，

有的不信，有的要去被大人們管住了。

南南 你一個人去了？

女囚 那裏是不能一個人去的，我們得有幾個同伴。

南南 你沒找到嗎？

女囚 沒有，一個也沒有。

南南 那怎麼辦呢？

女囚 我相信我會找得着同伴的。我就說了又說，說了又說。後來有許多大人們知道了，他們不許我說，我還是說。有一天他們警告我，要是我再說，毒龍一定會懲罰我。

南南 毒龍呀？

女囚 他們說是毒龍。果然，有一天晚上——

南南 毒龍來了？

女囚 不，我好好的睡在床上，第二天一早，我就給關在這兒了。

南南 毒龍害你的？

女囚 誰知道呢。我祇聽見一種聲音說是『毒龍懲罰你了』，我可沒看見毒龍。

南南 你就一個人住在這兒了？

女囚 可不是。你們看，這是一間有魔法的房子，彷彿專為我預備的。長年累月，我看不見一個活的人，聽不見一個人的聲音。這個門一天開三回，到時候門就自己開了，我才能出來，腳上帶上這付鐐銬；到時候我就得進去，腳上的鐐銬要拖我進去，門又嚴嚴的關上了。

南南 他們不讓你吃東西？

女囚 （指着石頭上的蘋果）那就是我的三餐。這個樹一天落下三個蘋果，一回一個。

南南 你一定吃不飽。

女囚 我也餓不死。

南南 你在這兒住多久了？

女囚 我記不清楚了。

南南 你不害怕嗎，一個人？

女囚 有什麼可怕的呢？

南南 你不悶？

女囚 不。我會在夢裏看見那些天真可愛的孩子們。孩子們每一個紅噴噴的面龐，每一句甜蜜蜜的言語，每一聲清亮亮的嘻笑，都是我的伴侶。我還夢得見那個天堂。

真真 你也夢見過？

女囚 那不是一個夢啊，孩子，那是一個會實現的希望。渴望牠的人可以先看見牠。

南南 我們就要找天堂去。

女囚 好啊。

南南 你跟我們一塊去吧。

女囚 不行，孩子。

真真 爲什麼呢？

女囚 (抬手)看，這是沉沉的枷鎖，(動脚)看，這是唧噥的鐵鍊，(回頭)還有這個屋子，牠們不許我去。

方方 (舉起斧頭)不要緊，我用斧頭砍斷了牠們，讓我來。

女囚 (阻止的)沒有用啊。

方方 你看好了。(說着，他真的用斧頭照着鐵鍊砍下去，但是沒有用。)

方方 你的力氣太小了。

女囚 力氣大了也沒有用，這不是平常的鐵鍊。牠們都是魔法做成的，誰也沒有法子打斷牠。

南南 你就永遠動不了咯？

女囚 也不。

方方 要怎麼辦呢？你說，我們幫忙。

女囚 現在不行。要等到那麼一天，等孩子們找到天堂的時候，牠自己就掉下來了。

方方 真的嗎？

女囚 真的。

方方 好，我們要趕快去，趕快去找天堂，好讓她離開這兒。

南南 我們一定來接你。

女囚 謝謝你們。用不着你們來接，當你們找着天堂的時候，我們會去天堂見面的。

眞眞 那太好了。方方，走呀，走呀！

方方 可是你現在還得住在這兒。

女囚 不要緊，這日子不會長久了。

方方 你稍等幾天，我們一定找得着那個地方的。

女囚 你的話不錯。

（這時候，那條魔法的鐵鍊開始自動的向裏拉女囚了。

南南 誰拉你呀？

女囚 我該進去了。

南南 怎麼？

時候到了。

南南 （看着漸漸縮短的鐵鍊）裏面還有人？

女囚 沒有人，這就是魔法。你們不用管我，走你們的路吧。（後退。）

南南 （發現了石頭上的蘋果）等一等，你的蘋果！（他忙忙的把蘋果抓到手裏，送給女

囚。）

女囚 （微笑的接過來）謝謝你！

眞眞 （忽然想起了什麼）等一等！（她從竹籃裏檢出一個花環來，跑着送給女囚）給你這

個，這是我路上編的。

眞眞
〔女囚剛剛接過來，鐵鍊已經把女囚拉進去，門也跟着嚴嚴的關上了。〕
她又關在裏面了。

〔三個孩子戀戀的望着石屋。〕

方方
我們趕快走。

南南
走。

〔三個孩子差不多一步一回頭的望着石室的走下，一團白光照在他們的身上，漸漸的遠了。〕

——暗轉。

第三景

山地坟叢，野草亂生，一條小徑蜿蜒其間，幾不可辨。已經近午夜了。星星的光在天空照耀着，燐火在地上移動閃爍着。

三個孩子又走了幾天來到這兒。南南坐在一塊石頭上，眞眞站在他的旁邊，臉向着站在一

個坎頭上的方方。南南和方方正在拌嘴。

方方 說句痛快話，南南，到底還走不走？

真真 （和解的）走，爲什麼不走呢。

方方 那怎麼老坐在那兒？

真真 你稍微等一會囉。

方方 我等了好半天咯！

真真 （對南南）南南，我們走吧。

南南 不！

真真 你真累了？

南南 （點頭）嗯。

真真 還不是一樣，都跑了一整天。可是，老坐在這兒成什麼話呢？

方方 是呀！看鬼不出來吃了你！

真真 （阻止的）方方！

南南 （可憐的）我怕！

真真 怕什麼？

南南 鬼。

方方 你等着吧，一會鬼就出來。大頭鬼，小頭鬼，沒頭鬼，吊死鬼，長脖子鬼……

真真 方方，別說了！

方方 不說就不說，我不說，鬼也要出來。

〔山風呼呼的叫噓，一段枯枝由上邊落下來。〕

南南 哎呀，鬼！

方方 〔笑〕來了，來了！

真真 〔由旁邊檢起枯枝〕你看，這是風吹下來的樹枝呢。

南南 是牠嗎？

真真 你沒看見嗎？

方方 那是鬼丟過來的！

真真 方方，你吓嚇他做什麼呀！

〔南南放了心。〕

〔真真順手把枯枝拋開，似乎驚動了安睡的什麼鳥兒，翅膀一撲扇，一個黑影掠過，還噓噓的叫了兩聲。〕

南南 啊，來了鬼，鬼叫！

真真 看你，自己吓嚇自己。

南南 (心神不定) 你沒看見，一個黑影子！

真真 那是野鳥飛過去，你沒聽見墮墮的叫嗎？

南南 (又放了心) 噫。

方方 (頗不滿意的) 你看這樣子，怎麼會找得到天堂！沒出息，怕；怕，真沒出息！

南南 (望望方方，自言自語) 坟地裏是專出鬼怪。

真真 我看，還是趕快走吧，早點離開這兒就好了。

方方 你問他還敢走嗎？腿早吓得直打哆嗦，站都站不直了。

真真 南南，你看我還不怕呢。

南南 (嘴硬的) 我也不——

真真 不怕，就走吧。

南南 不！

方方 你這個人簡直沒辦法！乾脆回去算了。

真真 回去也得走呀！

方方 不，真真，不管他，咱們兩個走。

真真 那怎麼行呢。

方方 讓鬼吃了他！

真真 你等等，他會跟我們走的。南南！你看，已經走出來這麼遠了，你真想半路回去嗎？

方方 跟他說也沒用，咱們走，看他一個人是坐在這兒，還是跟着我們，還是回去？

真真 南南，我們一塊走，你在當中，還不行嗎？

南南 （實在是害怕）你看，那邊還有好多的坟呀！

真真 沒有多少了。

「方方實在不耐煩了，他向上走了幾步。」

南南 方方！

方方 不用叫我！

真真 方方，你不能一個人走呀！

（假裝沒聽見，又走了兩步，突然的）哎呀，真來了，一個，一個……鬼，鬼！（他踉蹌踉的後退兩步，怕的不得了的样子。）

真真 （還不失鎮靜）什麼？

方方 啊！

（已經被方方的聲音吓糊塗了）怎麼辦？鬼來了！（他差不多爬在地上了，很想找個地縫鑽進去才好）救命呀，鬼來了！媽呀！救命呀！

真真 (走近南南) 南南！南南！

方方 (站住，再喊一聲) 哎呀！

南南 (恐怖的) 哎呀！

方方 (突然大笑) 哈哈！

真真 方方，你——

方方 是我看錯了，不是鬼，是一隻野兔子跑過去了。

真真 (抱怨的) 瞧你，誠心吓嚇人，南南都給你吓死了。

方方 (假正經的) 我也給牠吓了一大跳！

真真 你胡說。

方方 不信，你摸摸看，我頭上都是冷汗！

真真 呸！誰信你！(轉向南南) 南南，起來吧，不用怕，沒什麼，什麼也沒有，是一隻野兔

子，方方誠心吓嚇你玩的。南南，快起來吧！

南南 (還爬在地上，哭了) 方方欺侮我！

真真 (勸慰) 不哭，起來。

方方 我欺侮你，你怎麼不說你膽小呢？

方方 (南南被真真扶起，他還是抽抽噎噎的哭着。)

方方 哭，還有臉哭！這麼大了，比真真大，還——（學南南的抽噎）真不害羞！

南南 你欺侮人，我不去了！

方方 那正好，我還嫌你麻煩呢。

南南 真真，咱們回去吧。

真真 我！

南南 讓他一個人去！

方方 你以為我一個人不敢去嗎？

真真 不，南南，別生氣，咱們總要一塊去。

方方 我才不希罕你們呢。

真真 方方！你不記得女囚的話了嗎，天堂不是一個人找得着的。

方方 可是有了南南，一輩也找不到。

南南 找不到活該，反正我不去了。

真真 別這樣，南南，你不能回去。我要去找天堂的，你一個怎麼回去呢？

方方 他自己會回去的。

南南 （嘴硬的）回去就回去！（明白了自己勢孤，又哭起來了。）

方方 哭吧！哭死了頂好！

真真

〔南南索興大哭起來。〕
看你們！

〔這時候，從坟叢裏真的發出了聲音，一個男人的聲音，叫着：「別哭啊，別怕啊，別吵啊！」這聲音時高時低的重覆了兩三次。〕

真真

（最先聽到）有人！

方方

他說什麼？

真真

聽！

南南

（畏縮的）人？

方方

鬼！

真真

（肯定的）是人，人在說話呢。

方方

這地方會有人？

南南

（希望的）真有人就好了。

真真

方方，咱們去找找好不好？

方方

上哪兒去找？

真真

順着聲音去找呀。

方方

也好。

真真 剛才的聲音是從那邊來的。

方方 就往那邊去。

「方方和真真要走。」

南南 你們別走呀！

真真 你也跟我們一塊去！

南南 （猶疑的）真的是人嗎？

方方 你怎麼這麼麻煩！不是人，是鬼！鬼先吃了你！

南南 （賭氣的）好，我也去！

「南南還沒有邁步，從墳叢裏出來了一個黑忽忽的東西。這不是人，是一個人的靈魂。他除了臉上還有鼻子有眼睛的，看得出像是一個青年男子，身上已經差不多完全變成骷髏了。他緩緩的走近三個孩子。」

「靈魂的出現，不但讓南南連哎呀都來不及的又坐到了地方，就是方方和真真也大大一驚，本能的向後退了幾步。」

方方 鬼真出來了！

真真 不好！

「靈魂帶着一點微笑的站住了望着他們三個。」

〔稍頓的沉默。〕

〔聲音和緩的〕別怕啊，孩子們，不用怕我！

〔乍着膽子〕剛才不是你說話？

靈魂 是我。

方方 你是人是鬼？

靈魂 不是人也不是鬼。

方方 妖精？

靈魂 也不是妖精。

方方 你是什麼呢？

靈魂 一個死人的影子。

方方 影子？

靈魂 也叫做靈魂？

方方 靈魂不是鬼嗎？

靈魂 這多少有點分別。

方方 我不懂。

靈魂 現在不用懂吧。鬼也許是可怕的，但是沒有人真正的遇見過鬼。靈魂呢，也許沒有人真

正的這見過，却是意識得到的。

方方 你越說我越糊塗了。

靈魂 那就不用說牠了。

方方 你現在要做什么？

靈魂 來看看你們。

方方 看我們？

靈魂 你們——我的小朋友們。

方方 我們並不認識你。

靈魂 可是我很認識你們：你是方方，他是南南，這個長頭髮的女孩子是真真。

南南 (悄悄的對真真說) 他怎麼會知道？

(靈魂邊說邊向前移，挨近了三個孩子。方方還站在那裏，南南和真真稍稍向後動了一點。)

方方 你怎麼會知道？

靈魂 我早就知道了，你們是三個找天堂去的孩子。(把一隻骷髏的手放在方方的肩上) 是不是？

方方 嗯。

靈魂 這個天堂在真真的夢裏出現過，對不對？（他想把另一隻骷髏的手放在真真的肩上，但是真真閃開了。）

（低低的抗議）討厭！

南南 他本來就有點怕，看見真真也嫌惡這個死人的影子，就拉住了真真過來，離他遠點，讓方方跟他說去。

靈魂 失去了原有的微笑，眉峯蹙着）為什麼要離我遠一點？為什麼要討厭我？難道你們的心也和石頭一樣的冰冷？

方方 〔解釋的〕他們本來就膽子小，有點害怕。

靈魂 為什麼要怕呢？

南南 你是個鬼。

靈魂 〔苦笑〕鬼，靈魂，死人的影子！是的，你們說得不錯。在我活着的時候，人們就詛咒我是一個鬼了。

方方 你也活過？

靈魂 每一個死人都活過。

方方 他們為什麼詛咒你呢？

靈魂 他們願意我死，希望我死，因為我不能像他們那樣糊裏糊塗的過日子。生活是太苦了，

人們祇知道抱怨上天和命運，却不知道怎麼用自己的力量把生活改好。我告訴他們，人是萬能的，人可以征服自然，他們不信，他們笑我瘋癲，他們把我看成了他們的敵人。甚至於那些天真的孩子們，也漸漸的遠離了我，怕我，討厭我！終於，有那麼一天，世界上發了大水，所有的河都開了口子，濤濤的洪流淹蓋了一切房屋田地，逃得快的人們就在高高的樹上，房頂的上面，過着飢餓的日子，望着大水哭喪着臉歎氣，一點沒有辦法。

方方

我爺爺說過這回事，那時候還沒有我們呢。

人們不知道發水的原因，是沒有人好好的整治河流，他們祇說這是運命，這是天意，這是人的罪孽太重，上天要懲罰人們。我跟他們講，他們就說我不信天命，應該懲罰我。

方方

他們懲罰了我？是否該爲『你』

過了不久！大水退去了，人們又有了辦法，他們爲了答謝上天。就選一個人犧牲性命獻給上天。他們選舉了我，我被他們埋在這個地方。

方方

你願意？

他們不許我不願意呀！我死了之後，他們又經歷了一次大火，燒毀了好多房子，好多農場，他們才明白，災難常常是由人造成的，並不是天意。

靈魂

方方 他們忘記了你？

靈魂 祇要他們真能明白就行了，用不着他們忘記不忘記。我呢，就變了鬼，死人的影子，靈魂，永遠的住在這裏。夜夜，我在這墳叢裏遊來遊去，聽貓頭鷹半夜裏唱歌，看萬萬千的星星霎眼睛，等到東方發亮，就回到墳裏去。

方方 你住在墳裏？

靈魂 每一個墳裏都住着一個死人。他們有的長年累月的在黑暗裏睡眠，從來不肯張開眼睛；有的要在能出來的時候到處遊行。我出來了，因為我厭倦了那冷冰冰的墳。可是，你們的心却和墳裏一樣的冰冷。

方方 不，我們的心是熱的呢。

靈魂 當他不肯接近別人的時候，心是冰冷冰冷的。

方方 那是南南他們。

靈魂 誰都是一樣。一點點冰冷就會吹散了無限的溫暖，就像一點污泥會把一池子清水弄混了一樣。但是，這對於我，又算得了什麼呢？你們怕我，討厭我，在我能為你們做點什麼的時候，我還是要做。

方方 為我們？

靈魂 我是聽見了你們吵，你們哭，你們怕才來的。

方方 我們打攪了你嗎？

靈魂 沒有。聽見了是你們，我心裏真說不出的高興啊！

真真 （靜靜的聽了半天，這時挨近了靈魂，低低的說）我讓你不高興了。

靈魂 （撫着真真的長頭髮）記着，孩子們，要去找天堂的人必須有一顆純潔的，真摯的，誠懇的心，不要沾上那些虛偽的念頭啊！你們要找天堂，應該一直往前走啊！

方方 南南害怕呢。

靈魂 用不着怕。黑夜就會過去的。沒有什麼可以傷害你們的，祇要你們不改變主意。

南南 腳痛呢！

靈魂 忍耐一點，掙扎一點，到天堂的路並不是一條容易走的路，走吧，你們不久就會走到那裏的。

南南 真的嗎？

靈魂 我不騙你們。

方方 我們也許要迷路的。

靈魂 就朝着南方向上走，向上走，像熊熊的火焰一樣的永遠的向上，你們終歸得到了報償。

南南 這一條路上有許多妖魔鬼怪嗎？

靈魂 光明照不見的地方，總有妖魔鬼怪的鬼鬼祟祟的活動。祇要你們有勇氣，有信心，不走回頭路，你們不會被他們傷害的。

方方 南南，這回可以走了吧？

南南 嗯。

方方 看你麻煩了半夜，還是這麼不痛快！

南南 天還很黑呢。

靈魂 天就亮了，走得早，到得早。

真真 南南，我們一道走吧。

南南終於走了。他們剛轉過身去，南南彷彿又看見了什麼東西，身體往後退。

南南 方方，快看！

方方 又是什麼？

南南 (指着前面) 那兒！

(就在前面不遠，發出了清脆的，嘻嘻的笑聲。)

真真 有人笑呢。

方方 誰笑啊？

(左邊，右邊，也都起了同樣的清脆的，嘻嘻的笑聲。)

南南 (慌了) 那邊，還有那邊！

靈魂 讓我來看。

〔靈魂用他慣於在黑夜裏看東西的眼睛四下搜尋着。從前邊，左邊和右邊同時探出了三個小動物的臉，一個女的，有着一張貓樣的臉和一雙貓耳朵；一個男的，有着一張狗樣的臉和一雙狗耳朵；還有一個男的，有着一張羊樣的臉和一雙羊犄角。他們的身量不大，都笑嘻嘻的。〕

靈魂 你們做什麼？

〔一聲呵斥，三個小動物都不見了，笑聲也沒有了。〕

方方 是野獸嗎？

不，這是三個小妖精。

南南 真有妖精啊？

別怕。他們三個原來是和你們一樣的要去找天堂的孩子，可是他們半路上打起來了，誰

也不管誰，各人走各人的，就被半山上的一個巫婆用魔法捉了去，變成了小妖精。

南南 巫婆又是誰呀？

你們總要遇見她的。

靈魂 她也要捉我們？

靈魂

那是一種誘惑。祇要你們抵抗得了誘惑，她就捉不住你們了。

〔這時天已經漸漸亮了。〕

南南

那——

眞眞

天要亮了。

靈魂

去吧，孩子們，不要猶疑。天亮了，我該回去了。眞有什麼危險的時候，南南，就吹起你的蘆笛來吧。

南南

我的蘆笛？

靈魂

對了，你的蘆笛。牠的聲音告訴了孩子們的要求，會有人來幫助你們的，去吧，孩子們，不要猶疑！〔他說完了，迅速的走入黑暗中。〕

眞眞

他走了？

方方

我們也走。

〔方方在前，南南和眞眞並隨在後，向山上走去。〕

〔天光大亮。〕

〔三個小妖精，小羊，小狗，小貓，同時從三方面出現，先探探頭，還是那一副笑嘻嘻的臉孔。他們看見沒有人，跳跳蹦蹦的聚在一起了。〕

小羊

他們三個走了。

小|狗 我們三個也該回去報告了。

小|貓 忙什麼，反正我們比他們走得快。時候還早，不妨再玩一會。

小|狗 對呀，這個時候我們是自由的，我們爲什麼不玩一會？

小|羊 還是回去的好，老巫婆曉得了我們玩，一定不肯干休。

小|貓 我們可以說，還沒有找到那三個孩子。

小|狗 是呀！

小|羊 可是他們已經上山了。

小|貓 你不願意，你就先去。她沒有派我們一道出來呀。

小|狗 這話一點不錯。

小|羊 報告完了還不是可以玩？

小|貓 老巫婆一定又有別的差遣，她決不肯讓你清閒一會。

小|狗 但願她這回把三個孩子捉住，我們也好清閒一點。

小|羊 你不能逃走，還想別人也受害嗎？

小|狗 誰都這麼想的，你們不肯說出來罷了。

小|羊 到底走不走呀？

小|狗 玩一會。

小貓 你先回去好了。我——我——（她突然緊縮了身子，彷彿有什麼東西在捆她，拉她，她用力掙扎着，抵抗着，但是解脫不了痛苦）哎呀！（做貓叫。）

小羊 老婆婆也唸咒了！

小狗 她——（同樣的縮緊了身子）哎呀！（做狗叫。）

小羊 又一個！趕快回去，回去！（先走。）

（小貓和小狗被咒語逼着，無可奈何的忙忙的跟着走了，一邊跳跳蹦蹦，一邊妙妙，呢呢的叫着。）

第三幕

第一景

半山的一塊平陽處。一個相當大的山洞，被巫婆經營成了一個住所，有門，有窗，她和三個小妖精住在裏面。門外，有一個石頭抬子和兩張和抬子一樣長的石凳。另外一角，立着一棵合圍的大樹，高不可攀，牠的一枝斜出的枝桠上用練子繫住一面直徑有一尺的圓圓的銀鏡，鏡面也是銀的，牠正對着朝陽閃的發光。

開幕的時候，巫婆正站在圓鏡前面做法術。誰也不知道她已經有了幾百歲，幾千歲。寬大的長袍裏藏着她的乾瘦的，駝背的身體。臉上綉紋滿佈，鼻子尖尖的，嘴凹凹的，下巴伸向前面，構成了令人不敢親近的醜像。她左手執着一本魔書，右手拿着一個銀鈴，一邊念咒，一邊搖鈴。

巫婆 (唸着誰也不懂的咒語) mo-ni-la-yo, ta-ni-chi-a, ma-ni-la-yo, la-na-ki-a, de-li-chi-yo-tu-na, ha-li-mi-a, li-bo-ha-yo, ka-mi-ka-mi-yo-ha-li, ka-mi-ka-mi-yo-ha-li, mo-

chi-li-ta, pa-yo-li-ta, da-ra-li-yo-sa-na-ra, la-ni-li-a, da-la-di-la-a, ma-li-la-yo, ta-na-chi-a, nu-mo-li-wa-la, la-wa-li-mo-nu, mo-chi-li-la, a-li-yo-la, fa-ma-fa-la, wa-la-fa-la-chi-nu-chi-a, tu-ka-li-mo-na, ni-mo-nu-a, chi-mo-li-yo-tu-ma-lu-a, chi-li-na-tu-yo-mo-lu-a.....

「這樣的字句也有着高低快慢。無隔三四句，就停住了，向鏡面上吹一口氣，搖兩下鈴，然後再唸，再吹，再搖。這麼反覆了許多吹。最後，她一動也不動的直視着鏡面，彷彿要從鏡面看出什麼似的。少頃，她突然的咯咯的狂笑起來了。這笑，是得意的笑，是威脅的笑，是恐怖陰森的笑。笑過之後，她退後幾步，目光仍不離鏡面。」

巫婆

影子已經在鏡子裏面出現了。再要五天，祇再要五天，這件寶貝一鍊成，就沒有東西可以逃出我的手掌了。你，上天的神靈，你，地獄裏的鬼魂，你，世界上的男女老幼，你，飛禽走獸，在我的寶鏡面前都得乖乖的低下頭去。這是誰也抵抗不了的威脅，這是誰也抵抗不了的誘惑。剛強的人在寶鏡面前變成了懦弱，猛虎在寶鏡面前變成了馴羊。我，寶鏡的主，將是天上，地獄和人間的萬王之王，全宇宙的主宰。再要五天，祇再要五天，按着時辰祭鍊，一天三遍。一點也不放鬆，眼前就要成功！（她合了書本，小心的藏在懷裏，銀鈴放在石桌上。）可是，現在，三個小東西必須回來，該不用我再唸一遍拘禁的咒語。是的，我已經聽見了小羊的啾啾，他原來是個頂聽話的孩子。（她坐

下。)

(小羊第一個上來，規規矩矩的站在巫婆的對面。)

巫婆 (閉着眼睛) 是我的小羊嗎？

小羊 是。

巫婆 他們呢？

小羊 那邊來的就是他們。

(小狗和小貓上來，他們也規規矩矩的站在巫婆的對面。)

巫婆 (仍然閉着眼睛) 是小狗和小貓。

小狗 是。

小貓 是。

巫婆 半夜裏出去，天亮了才回，你們該有了詳細的報告。

小狗 我們跟着星星走，分開三路在山底下尋找，總算碰見了三個孩子。

巫婆 沒有別的人？

小貓 有一個靈魂跟他們一塊兒說話。

巫婆 他說些什麼？

小貓 離得遠所以聽不真。

巫婆 小狗的耳朵是尖的。

小狗 那個靈魂鼓勵他們上山。

巫婆 爲什麼？

小狗 因爲他們似乎要回去。

巫婆 他還說了什麼？

小狗 他彷彿洩露了祕密，告訴三個孩子：抵抗得了誘惑，你就捉不住他們。

巫婆 我知道他專門跟我做對。五天之後，我先收拾了他。那三個孩子呢？

小狗 他們還在半路上，正朝着這兒走。

巫婆 你們打聽的還不錯，讓我心裏有了準備。可是，你們爲什麼不趕快回來，一定要等我唸

起拘禁的咒語？

小狗 這是小貓的主意。

小貓 也有你！

（嚴厲的）既然你們做了我的奴隸，就得時時刻刻記住了我的吩咐。不管去做什麼事情，一有了結果，就要回來報告。今天，我姑且饒了你們，因爲我還有許多事情要你們去做。下回再要這樣貪玩，三個一樣，就罰你們在小河裏睡上三天，河水都凍成冰，你們不用想在冰裏動一動。

小羊 我們以後一定的聽話。

巫婆 現在，你們要趕快照我的意思安排。第一，你們要把吃的東西搬出來擺好，冒着熱氣的饅頭，炸得焦黃的肉餅，香味噴噴的鮮湯，還有又大又紅的蘋果。記住，在我不許你們動手之前，看誰敢偷吃一口！

小貓 一會兒總得讓我們吃點呀！

巫婆 等着，等着，饑嘴的小東西！第二，你們要變成了三個乖乖的孩子，穿上漂亮的衣裳。

小貓 我的耳朵！

小狗 對了，這對耳朵。

小羊 還有我的犄角。

巫婆 到洞裏去，披上你們最合適的衣裳，用銅壺裏的黑水洗一洗臉，你們可以恢復了原來的樣子。

小狗 永遠的？

巫婆 祇有這一個早晨。

小貓 現在就去！

巫婆 老是你忙！然後，等那三個孩子來了，你們要裝得斯斯文文，規規矩矩，陪着他們一道

吃東西。記着，蘋果裏有三個已經放了毒藥，不要亂動，他們吃了，就立刻迷失了本性。

小狗 正和我們當初吃的一樣？

巫婆 不准多嘴。記着，跟他們說話的時候，你們一定得小心，不要洩露了我的計劃。你們可以以把天堂說得天花亂墜，可是總得讓他們吃了東西。

小貓 我先吃，他們自然就吃了。

巫婆 你們還得懂得察言觀色。如果他們非走不可，你們就一人捉住一個，讓我再施法術強迫他們。

小羊 爲什麼要這麼費事？

巫婆 你們不懂。我的法術必須等他們的意志動搖了才有靈驗。那個靈魂說得不錯，抵抗得了誘惑的人，我沒有法子捉住他們。但是，他不知道我還有強迫的方法。現在，你們趕快去安排吧！

（三個小妖精轉身進洞，迅速的從裏面捧出了一盤饅頭，一盤炸肉餅，一盆鮮湯，一盤蘋果，還有羹匙等等，一一擺在石台上，用罩子蓋住。）

小狗 完了，現在是不是應該變裝？

巫婆 要快。我自己也要改變一下。

「三個小妖精入洞。巫婆從石拾上檢起銀鈴，也入洞中。」

「暫時的靜默。」

「方方，南南和真真上。爬山使他們喘息急促，很想找個地方歇歇腳，喝點水，吃點東西。看見這個地方，自然要留一會。」

南南（先坐在石櫬上）好累啊！

真真（尋視着）這一路上真怪，找不到一點可以吃的菓子。

方方這倒是個好地方，先歇歇再說。（四面望着）有人住在這兒也說不定呢。

南南有一口水喝多好啊！

方方看，那邊不是一個山澗嗎？（走過去，向下望）有水，山澗太深了，又沒有東西打水。

真真有水就好了。（過去，也向下望）好深啊！

南南（也過去）小心，別掉下去。

方方怎麼把水打上來呢？

真真（思索着）有帶子沒有？

南南帶子？

真真繩子也行。

方方 做什麼？

真真 (掏出一塊手帕來) 用繩子拴住手帕，撈到山澗裏去，不就弄水上來了嗎？

南南 手帕怎麼裝水呀？

真真 不用管，你看囉，祇要有繩子。

方方 我有辦法。(脫下上衣，從裏面又脫下襯衣來。)

南南 幹什麼？

方方 把襯衣撕成布條，接在一塊，不就是一條帶子嗎？

真真 對，對。

南南 好好的衣裳，撕了不太可惜嗎？

方方 你不想喝水了？

真真 快撕吧，我嘴裏乾死了！

方方 拿了襯衣，真真幫着把牠拉開，端詳着從那裏撕起，才可以接成一條最長的帶子。

真真 (小羊從洞裏出來了。他已經沒有了一隻羊犄角，不過還是羊臉，穿着漂亮的男孩服裝，手裏拿着一隻大木杯。)

巫婆 (在洞裏，換了一種年青女人的清脆聲音) 小弟弟，你喝完了水再出去呀！

小羊 不，外面好玩。（假裝沒看見方方他們。）

真真 （第一個看見了小羊，用手推方方和南南）看，真有人來了呢。

方方 也是個小孩呢。

南南 他正喝水呢！

〔小羊大口喝水，故意弄出聲音來。〕

巫婆 （在洞裏）小弟弟，喝完了水把杯子拿進來呀！

小羊 知道。

方方 那裏頭還有人。

真真 是個女的，我聽得出。

南南 咱們跟他們要點水喝好不好？

真真 方方，你說呢？

方方 我試試看。（走向小羊）喂，給我們一點水喝吧，小朋友，謝謝你！

〔小羊望了他們一眼，不答話。〕

方方 我們是遠道來的，一路上找不到一滴水，也沒有一點可以解渴的東西。小朋友，把你的水分給我們一點吧，一點點就行。

小羊 這是我的水。

方方 我們知道這是你的水，所以求你給我們一點點呀。

真真 那麼一大杯水，一個人喝不完的。

方方 把你喝剩下的給我們就夠了。

小羊 （故意的用嘴噴水）喝不完，我可以玩呀！（又噴了一口水。）

方方 你何必糟踐水呢？

真真 把剩下的水給我們喝吧。

小羊 這是我的水，我不願意。

方方 你這人怎麼不通情理呀？

小羊 你管不着。（又噴了一口水。）

方方 你一定不肯嗎？

小羊 不肯又怎麼樣？

方方 好！

真真 （拉住方方）方方，別——

方方 這傢伙不講理，我讓他吃點苦！（擄袖掄拳。）

小羊 怎麼，你要打架嗎？

方方 先打了你再說。

小羊 仗着你們人多嗎？三個一齊來，我也不在乎！

方方 用不着三個，單打單。真真，你們讓開了。

真真 別打架呀，方方！

南南 （助勢）打！打！

小羊 （放了杯子在石抬上）你過來！

方方 你過來！

小羊 過去就過去！

（小羊剛過去，南南就搶過了木杯，大口的喝水。小羊看見，不管方方，追向南南就奪杯子，兩人一拉一扭，杯子早已翻落，水全洒出。方方又幫南南，三個扭成一團。）

（望着地下的木杯，失望的）水都沒有了，還打什麼！

（在方方和南南的夾攻下求救）來呀！他們打人了！

方方 喊也得打！

（洞門開了，巫婆領着小狗和小貓一道出來。他們都改變了樣子：巫婆變成了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女郎，一點也不駝背了，如果不是那個向外伸着的下巴，你一點也看不出她就是那個醜陋的老婆子。小狗和小貓也沒有了立在頭上的耳朵，臉也同樣留着狗樣和貓樣。他們的衣服都很漂亮。）

巫婆 怎麼回事呀，小弟弟！

小羊 他們搶我的杯子，還打我！

方方 打定你了！

真真 別打了！方方，有人來了。

方方 誰來也不行！

巫婆 （微笑的過去拉開他們）起來，都聽我的話，起來，到底爲了什麼，說給我聽聽，我給

你們評評理。

（三個人鬆開，小羊跑到小狗小貓一塊，真真過去給方方和南南拍身上的土。）

方方 （餘恨未消）這個壞傢伙真不講理！

小羊 看是誰不講理，搶人東西，沒羞沒臊！

巫婆 （阻止小羊）等他說完了你再說。（向方方）怎麼回事呀？

方方 （理直氣壯的）我們大遠的走到這兒，想找點水喝，他正拿了一個大杯子喝水，請他給

我們一點點，他不肯，偏偏把水一口一口的噴着玩。

真真 他把水全白糟蹋了！

南南 一點也不肯給我們喝。

巫婆 （笑）原來爲了水呀！這有什麼關係呢。你們走得口渴了不是？好，乖孩子，別說了，

我給你們拿水去。杯子呢？

（檢起了杯子）這兒。

（從方方手裏接過杯子來）等一等，就來，要喝多少有多少。（向小狗）你去倒一滿杯來。

（小狗接了木杯走入洞去。）

（向真真悄悄的說）她倒是好人呢！

好，有水喝，就不許再打架了。

我們祇要一點點就夠了。

我知道，走遠路的人，是要口渴的。你們走了好幾天啦不是嗎？

而且路還遠得很呢。

你說什麼？

不用瞞我吧，孩子。我知道，你們是找天堂去的。

（小狗捧了一滿杯水出來。）

（接過木杯交給方方）喝吧，不夠還有呢。

（方方等輪流喝水。）

巫婆 你們都是一樣的去找天堂的孩子，我招待了他們，自然也該招待你們。
方方 他們三個也去？

巫婆 你不信，就問他們去。

方方 你，這個貓臉，你們去找天堂嗎？

小貓 許你們去，不許我們去？

方方 （儼然有點考問的神氣）你知道天堂在哪兒？

小貓 在山上，高高的山上。

方方 怎麼走呢？

小貓 朝南方，向上走，向上走。

方方 你們從哪兒來的？

小貓 從城裏。

方方 也從城裏？

小貓 當然。

方方 我不認識你們。

小貓 我也不認識你們。

方方 那就是你撒謊。

小貓 也許我們不住在一個城裏。

方方 你們的城在那裏？

小貓 我們的城在東邊。

方方 我們的在西邊。

小貓 可見我不是撒謊。

方方 你們怎麼走到這兒來的？

小貓 跟你們一樣。

方方 你們為什麼不走？

小貓 這位好心的姐姐要我們吃飽了再走。

南南 還有吃的？

小貓 當然。

方方 你們吃過了？

小貓 那倒沒有，可是我已經聞到了炸肉餅的香味。

南南 炸肉餅嗎？

小貓 還有熱熱的饅頭。

小洋 我可喜歡蘋果，又紅又大的蘋果。

真真 我們也喜歡蘋果。我們一路上吃的都是蘋果。

小羊 我們也一樣。

劣劣 那麼，我們可以一塊去了！

小狗 我們歡迎你們。

南南 （喝完了最後一口水，把木杯還給巫婆）謝謝你！

巫婆 夠了嗎？

南南 夠了。

小羊 要是一塊去，還打架不？

方方 祇要你講理，我決不打架。

小貓 時候不早了，我們該吃了吧？

小狗 這得問問主人。

巫婆 你們一定都餓了。來吧，孩子們，坐下，一邊三個，吃得飽飽的好上路。

方方 你呢？

巫婆 我是專請你們吃的。

小貓 不用客氣了。

（方方等坐在一邊，小貓等坐在另一邊。巫婆揭去了罩子。小貓的眼睛直瞪着炸肉

巫婆

小貓

巫婆

小貓

小貓

小貓

方方

巫婆

真真

巫婆

南南

方方

真真

餅。

誰願意吃什麼就拿什麼，不要客氣。

是呀！（她先拿起了一個炸肉餅。）

（對方方等）你們是愛吃蘋果的，不妨先嚐一嚐，這我自己種的，都一般大，一般紅，

一般圓，又一般香甜。（她檢了三個蘋果交給三個孩子。）

（正用力咬着炸肉餅，可是根本咬不動）這個肉餅好硬呀！

（正咬着一個饅頭）這個饅頭比鐵球還結實。

（把肉餅放在石桌上敲敲打打）這是個木餅！

（留心到了）怎麼回事？

對於一個愛頑皮的孩子，我的東西就會變硬。可是，好孩子吃起來就兩樣了。

（看看蘋果）這個蘋果也會變硬嗎？

你是個好孩子，牠永遠是香甜可口的。

我先嚐嚐看。（他把蘋果往嘴裏送，突然彷彿有誰一捉他的手腕，拿不住，蘋果落在地

上了。）

看你！（他正要吃，蘋果同樣的落在地上了）咦！

我——（她雙手捧住了的蘋果，差不多和方方的同時落在地上了。）

巫婆

南南

方方

真真

巫婆

巫婆

南南

方方

真真

方方

南南

方方

巫婆

你們怎麼把蘋果扔了？

是他自己跑走的。

我正要吃，手一打戰，他就掉了。

是呀。

你們再吃吃看。

〔巫婆正從盤子裏往外拿蘋果，忽然盤子自己一跳，蘋果都滾出來了。方方等現出了驚奇。〕

（也自一驚）啊？（忙忙走到銀鏡面前，口中唸起咒語）*no-mi-la-yo, ta-na-ko-a, de-li-ha-yo, ka-mi-ka-ni-yo-ha-li, ka-mi-ka-ni-yo-ha-li*……

（悄悄的對方方說）她幹什麼？

（一直不放鬆的望着巫婆）他別就是那個老妖精吧？

老妖精不會這麼好看。

她會變樣子呢。

那怎麼辦？

看，她生氣了！

（盛怒的對着鏡子）好呀！果然是你這個鬼！你敢來打攪我嗎？好！看我今天怎麼收拾

你！說完，頭也不回的跑入洞裏。

眞眞 她怎麼了？

靈魂的聲音 （在上面叫）孩子們，走呀，離開這兒，離開誘惑！

方方 這是那個靈魂的聲音！

眞眞 是他！

靈魂的聲音 （在上面）走呀，趕快走呀！

方方 他叫我們走呢。

眞眞 走，快走吧。

方方 還有他們三個呢。（向三個小妖精）你們怎麼還不動，等老妖精出來吃你們嗎？

小狗 你們不要走……

方方 你們不走，我們可不管你們了。

（方方等要走，三個小妖精忙忙的攔住了他們。）

小狗 你們走不了！

方方 你們攔住我們幹什麼？莫非你們都是老妖精的幫手？

小貓 告訴你也不要緊，我們依照主人的命令做事。

（巫婆又變了原來的樣子，一手拿着銀鈴，一手拿着細長的魔杖，從洞裏出來。）

巫婆

我命令你們看住了他們三個。我去追那個鬼去！（匆匆的走了。）

方方

果然你們是小妖精！

（三個小妖精攔住了方方等，就打起來，祇有南南怕，不敢和小妖精打架。）

真真

（叫）南南！你！

（兩個打不過三個，靈魂突然出現了。他一揮手，就讓三個小妖精倒在了一邊不能動。）

靈魂

走，趕快！

方方

他們是怎麼回事？

靈魂

不要問了，走你們的！

（三個孩子忙忙的走了。）

（靈魂轉身，在山後消失。）

（三個小妖精還在一邊倒着。）

（巫婆怒冲冲的上來。）

巫婆

好，算你溜得快！（望着三個小妖精）

chi-ma-lu-a, na-ni-nu-lu-a！起來！（三個小

妖精起來了。）沒用的東西！

（三個小妖精站在一排，俯首無言。）

巫婆 (走向銀鏡望着裏面，狠狠的) 好，先放你五天，五天之後我會好好的收拾了你這個鬼！那三個孩子不用想逃走！*ta-li-lu-a, ka-mi-chi-ka-yo, chi-nu-yo-ha-la, tu-ma-ni-lu-a!* 我讓你們死在山澗裏！(重重的以魔杖擊地) *ta-li-lu-a, ka-mi-chi-ka-yo, chi-nu-yo-ha-la, tu-ma-ni-lu-a!* 我讓你們死在山澗裏！

——暗轉。

第二景

山上的叢林。夜是漆黑漆黑的。祇有一棵大樹和一块岩石隱約可辨。曲折的山徑傍着一面斷岩蜿蜒而上，下臨深澗，一個不小心就要跌落進去。

風聲，山壁的回響。

開幕的時候，舞台上沒有人。少頃，方方，南南和真真手拉着手，小心翼翼的一步一步的走上來。

南南 好黑呀！

方方 留神，旁邊就是山澗，掉下去別想再上來！

南南 這條路可真難走。

真真 我們歇一會吧。

方方 好，氣都喘不上來了。

（他們三個審度着地勢，各找了一個可以坐坐的地方。）

（暫時的沉默。）

（風嗚嗚的叫。）

南南 還有多少路呀？

方方 （向上望着）說不清。我猜走到天亮的時候，該到山頂上了。

南南 那兒就有天堂？

真真 當然有咯。

南南 也有毒龍嗎？

真真 我不信這回事。

南南 但願沒有才好呢。

方方 （玩着斧頭）我會砍死牠。（想像着）毒龍有一個很大很大的龍頭吧。

南南 那一定的。

方方 龍頭上有一對圓圓的大眼睛。

南南 嗯。

方方 牠一看見咱們，就向着咱們張開了大嘴，就向着南南那麼一吹氣，南南就……

南南 別說了！

方方 不，用不着那麼一吹氣。南南一見了毒龍，早就一動也不能動的吓呆了。毒龍祇要往前一伸脖子，張開大嘴一口就咬住了南南的身子。

南南 啊！

方方 可是，你不用怕，也許先吃真真呢。

真真 我會跑。

方方 牠趕得上你。

南南 毒龍就不吃你了？

方方 不能吃我。毒龍要是先吃了我，你們就沒人搭救了。

南南 你救我們？

方方 是呀。我不救你們還成？我一看見毒龍，早就躲開了。我要從牠身後過去。等毒龍衝着你們伸脖子的時候，正張嘴要咬南南的時候，我就從後面一斧頭，照着毒龍的腦袋劈下去，保管把牠劈成了兩半。牠痛呀，撲騰了一陣子，流了好多血，可是末了還是活不

成。毒龍一死，咱們就可以隨隨便便的走進天堂，牠再也擋不住我們了。

你可得趕快劈死牠呀！

（有把握的）慢不了。

還得用勁拿住了斧頭。

我的力氣大得很。

斧頭快不快？

快得很，新磨的呢。

（放了心）好吧，就看你的了。

沒錯，毒龍決吃不了你。

我就不信有毒龍。

咱們總得有個準備。

我彷彿看見天堂就在前面了。

本來就不遠囉。

我們走了很多路呢。

也遇見了許多稀奇古怪的事情。

好在就要到了。

眞眞 我們一到了天堂，女囚就可以出來了。她會在天堂裏跟我們一塊玩。

方方 我們可以整天的玩。

眞眞 我要把所有的歌都學會。

南南 我再不唸書了。

方方 我要把城裏的孩子們都叫了來，還有那個禿禿。

眞眞 還有那三個小妖精。

方方 對了。他們本來是好人。

眞眞 那個巫婆呢？

方方 我們大夥一齊去捉她，不許她再害人。

眞眞 方方，你說，那個靈魂還會活嗎？

方方 說不定天堂裏有一種起死回生的仙藥。

眞眞 我一定給他送去了。

方方 讓他也到天堂裏來。

（南南已經疲倦得睡着了。）

眞眞 咱們還不走嗎？

方方 你不累了？

真真 早一點走，早一點到。

方方 南南！喂！你看，他睡着了。

真真 讓他睡一會吧。

方方 這麼睡着會生病的。（過去叫南南）喂，南南，醒醒！

〔南南睡得正香甜。〕

方方 （大聲的）哎呀，毒龍來了！

南南 （夢裏驚覺）啊！

方方 醒醒，南南，別睡了！

南南 毒龍來了！

方方 沒有。你不要睡了。

南南 我睡着了？

方方 可不是。

南南 又要走嗎？

方方 不走，也不能睡。

南南 我不睡了。

〔風叫得更響。〕

真真（站起來）還等什麼呀？

方方走。

南南（勉強的）走吧。

「三個孩子正要走，忽然一陣大風，什麼都看不見了。」

南南怎麼更黑了？

真真一點路也看不見了。

方方別動，咱們還是一個拉着一個，慢慢的走。

南南不行，一點也看不見呀！

方方我還能看見一點點。

真真（指着下邊）方方，那邊有點亮呢。

方方那是回去的路。咱們不能越走越回去呀！

「下面的光閃動了兩下，就沒有了。」

真真（指着左邊）看，那邊也是亮。

方方（向左邊看看）不行，這邊根本沒有路，都是陸直壁直的大石頭。

「左邊的光閃動了兩下，也沒有了。」

真真（指着右邊）方方，看這邊！

方方（向右邊走，差一點跌進小澗裏）哎呀！（後退。）

南南 怎麼？

方方 底下就是那個沒底的山澗。

南南 怎麼辦呀？

方方 向上走吧，小心點，跟着我來！

（三個孩子正要舉步，突然路邊的大石頭倒了下來，剛剛橫斷了路口。從底下跳出了個外形像一塊石頭，也長着一個大腦袋，伸着兩隻鐵錘似的拳頭的妖怪，還『悶』的吼叫。）

（南南最怕，還沒吱呀出來，就跌倒了。方方和真真前進不得，一邊要提防着妖怪，一邊又要招呼南南。方方後退兩步，舉起斧頭來。）

方方 真真，你扶起南南來，我對付這個妖怪！

（真真過去招呼南南，低低的叫他，要他別怕；同時留心着方方。）

（石怪現着一副猙獰的面貌，一跳一蹦的向方方撲來。方方雖然有了斧頭防身，也不免心裏害怕。石怪向前，方方退後，保持着一定的距離。石怪『悶……悶』的叫聲更爲恐怖。）

真真 給牠一斧頭呀！

「方方鼓起勇氣，衝向前去，用斧頭照着石怪的頭上砍去。石怪一跳，斧頭落在肩膀上，喘的一聲，冒出了火星，正像用斧頭鏗在石頭上一樣。跟着又是一斧頭，仍然無效。方方不由的氣餒後退，身子挨近了大樹，楞楞的望着石怪，想不出更好的辦法。」

〔南南〕（已經坐起來，悄悄的對真真說）妖怪沒有了！
〔真真〕方方殺不了他呀！

「方方這回準備了更足的力氣，舉起斧頭，正要往下砍去，突然身後忽拉一聲，大樹裂開了，從樹幹裏出現了一個樹精：牠是個瘦長的怪物，身體就像樹幹，也是樹幹的顏色；兩隻胳膊細而長，就像枯乾的樹枝。牠一出現，就用兩手緊緊的抓住了方方的兩臂，嘴裏『吱……吱』的叫着。方方動也不能動了，雖然極力的掙扎並無用處。石怪看見這樣了，嘻嘻的笑，又邊跳邊『悶……悶』的叫，和樹精的『吱……吱』相應。」

〔南南〕（又是一驚）媽媽，大樹也成精了！（又爬到地上了。）

〔真真〕（焦急的）方方！你——
〔方方〕你們來呀，我動不了啦！

〔真真〕（拉着南南）南南，起來！（對方方）我來！（她先拉起南南，要過去救方方，却被石怪擋住了去路。）

南南 眞眞！

方方 (想起來了) 南南！吹你的蘆笛呀！

南南 (沒聽見) 什麼？

方方 (大聲) 吹你的蘆笛呀！

南南 蘆笛？

方方 快呀！

南南 吹蘆笛做什麼？

方方 吹！吹呀！

南南 (慌亂) 我的蘆笛不見了。

方方 口袋裏！

南南 (隨手一摸) 沒有呀！

方方 急死人！你仔細摸摸！

南南 (伸手入懷) 在這兒。

方方 拿出來吹呀！

南南 (拿出來了) 吹什麼？

方方 吹，隨便什麼！

「石怪的『悶……』和樹精的『吱……吱』更利害了。石怪更向南南恐嚇着，牠差不多挨近了南南。」

方方

「南南的手顫動，勉強把蘆笛放在嘴邊，却吹不出一個音。」
不用怕，吹！

「南南繼續的吹了幾個不成調的聲音。」

「『悶……悶』和『吱……』還在叫。」

「蘆笛還沒停止，隨着一陣微風，靈魂突然在上面出現了。」

他來了！

南南

（以為又是妖怪了）啊！

「靈魂站在倒了的大石頭上。」

靈魂

不要吓嚇孩子們！

「『悶……悶』和『吱……』稍弱。」

靈魂

不要喊叫！

「叫聲停止，一切寂然。」

靈魂

（斥責着石怪）你要怎樣，一塊蠢笨的石頭！你這沒有心肝的怪物，祇該永遠的沉在海底，不見一點天光，讓你的身上長滿了海螺！你為什麼甘心聽巫婆的驅使，半夜裏成精

做怪的吓嚇小孩子們？如果你不立刻給我好好的躲藏起來，我就讓你永遠的粉碎在這萬丈深澗裏！

右怪

我是奉命差遣，概不由己。

靈魂

唉，頑冥不靈的東西，看你自已有多麼可憐？如果你自已沒有半點腦筋；或者，你自己不能給自已做主，最好是老老實實的任風吹日晒，何必要變成了精靈？現在，你像是個活物，可又得受別人的魔法支配。什麼你都沒有個選擇，要你東，你就東，要你西，你就西，看你幫着巫婆有什麼便宜？

〔靈魂說話中間，石怪漸漸後退。〕

靈魂

（轉向樹精）還有你，這千年的樹精，是一樣的愚蠢，一樣的糊塗！當你沒有成爲棟梁之材的時候，你就該規規矩矩的安分守己，爲什麼也要甘心做巫婆的奴才？她的魔法不過是一種虛幻，就讓牠用烈火把你燒成了灰又有什麼要緊？寧可死，如果你真有生命的話，就是死了，也強於爲虎作倀！小孩子們沒有半點罪過，他們原該用他們自己的力量去找幸福天堂。這崎嶇的山路，黑暗的長夜，還不夠他們苦的？看他們的腳掌已經磨出血來，衣服也都挂破。天還沒有亮，路遠遠還長，你們却聽巫婆的驅使要他們的性命！就算你們攔住了他們的去路，把他們逼入了山澗，除了增加你們的罪惡，還有什麼收穫？

靈魂

〔靈魂說話中間，樹精的手漸漸鬆開了。〕
現在，我告訴你們，糊塗的樹精，蠢笨的石怪，在一秒鐘之內各回本位，不得有半點遲疑。如果你們敢有一點違背，我就把石頭推入山澗跌成了碎塊，那個斧頭可以把大樹連根砍倒。現在，你們必須服從，服從宇宙的正義，正像你們服從巫婆的命令一樣的迅速。

〔話一說完，果然在一秒鐘之內，石怪退到大石頭後面，大石頭原樣立起；樹精隱入樹幹裏，依然是一棵大樹。〕

〔三個孩子始終看着不發一聲，連呼吸都屏住了。〕

〔對三個孩子和藹的說〕孩子們，祝福你們，這一場驚險並沒有傷害你們。走吧，孩子們，從這兒再走，不要多遠，天光一亮，你們就到了那個地方。勇敢，前進，誠實，親愛，會帶你們進入幸福天堂！〔一陣風，他消失了。〕

他走了。

他的話說得真好，妖怪們都害怕了。

因為他說的對呀！

他還說天一亮就到了呢？

我覺得天已經亮了。

眞眞
方方
眞眞
南南
方方

眞眞

「風吹散了烏雲，星星閃爍，一鈞將沉的月芽挂在天邊。」

月亮出來了。

南南

路也看得見了。

眞眞

走吧，再也用不着遲疑了！

「天漸漸亮了。」

「三個孩子輕捷的向上走。」

—幕

第四幕

第一景

山頂上。一段數不清多少級的石階高聳雲天，鑽入那呈着金紅的和玫瑰色的朝露的天際。濕煦的風裏有清鮮的芬芳，嚶嚶的鳥鳴和偶然閃過的一雙雙的彩蝶。

開幕的時候，方方，南南和真真並排攜手的站在石階下面，向上望着。少頃，他們轉過身子，一種多久的想望就實現了的欣悅從他們的眼睛裏透露出來。

南南 (混合着欣慰和滿足) 真到了！

真真 這一定是天梯！

方方 (點頭) 嗯。從這兒上去就是天堂了。

真真 我也這麼想。

南南 上去嗎？

真真 上去。

方方 咱們稍爲歇一會，好一口氣跑上去。

南南 何必呢？

方方 看不到頭，你知道牠有幾千蹬？

真真 我們也該整理一下衣服。

方方 是呀！

南南 我真盼快點呢。

〔三個孩子整理衣服。方方比較隨便，很快的就完了。他幫着真真理長頭髮，重繫一回髮結。真真又幫着南南拉正他的上衣，拍掉因爲跌交而弄上的泥土。他們邊做邊談。〕

真真 一路上南南跌的筋斗最多了。

方方 他哭了十七回！

南南 (心不在此) 看樣子不會有毒龍了吧？

方方 你怎麼老想着這個呀？

真真 我就知道那是瞎話。這麼一個好地方，怎麼會有毒龍呢？

方方 毒龍住的地方，總是頂髒頂髒的，比豬窩還髒，那是一個頂黑頂黑的，看不見底的大洞，有風，有雲，有許多怕人的東西跟他在一塊。

南南 現在什麼也沒有。

方方 那就沒有毒龍。

南南 我老有點不放心，說不定牠一下子就出來了。

真真 你不要想牠嚙。

方方 是呀！

南南 (抬頭看見了) 牠出來了！

(果然，就在雲霞迷濛之處，現出了一條蜿蜒數丈的黑色龍影。)

真真 呀！毒龍！

南南 牠要吃我們了！

真真 方方，你的斧頭呢？

(審度着) 會真有毒龍呀？

南南 快呀，牠下來了，你繞到牠後頭去呀！

方方 好，我去砍死牠！

(方方舉起了斧頭，就往石階上跑。)

南南 從後頭過去呀！

(忽的一閃，毒龍的影子沒有了。站在石階上面的是一個仙女。她有苗條的身體，披着

方方 銀色的衣服，頭上有一頂星冠，正笑迷迷的望着三個孩子。
啊！

〔這情景使三個孩子大爲愕然。方方本能的退了下來。〕

南南 巫婆來了！

真真 是巫婆？

南南 是巫婆變的呢。

方方 不像，巫婆變的有一個尖下巴，她可沒有。

南南 怎麼跟巫婆變的差不多呢？

真真 別是毒龍變的吧？

南南 我吹蘆笛好不好？是妖怪，會有靈魂來救我們的。

方方 不，不管她是誰，擋住了我們的去路，一定不是好東西，我先——

〔仙女由石階上冉冉而降。〕

她下來了。

方方 〔準備着〕來得好。

真真 〔悄悄的〕你別冒失了，我看她不是個壞人。

〔仙女已經快到地面，站住了。〕

方方 她不走。

仙女 來呀，孩子們，我歡迎你們！

真真 她說話了。

南南 說什麼哪？

仙女 來呀，孩子們，我歡迎你們！

「三個孩子不動。」

仙女 不用害怕也不用猶疑，站在你們面前的並不是什麼妖魔鬼怪。她有着一份誠懇的心意，歡迎你們走進幸福天堂。

方方 我們不敢相信。

仙女 我知道，這一路上你們受了不少的驚險折磨，差一點把你們的膽子吓破。可是，你們總該相信那個靈魂的話，逃出了巫婆的誘惑，你們就平安的到達了。

方方 你不是巫婆變的？

仙女 你們半山上遇見的巫婆，常常變成了我的模樣。假扮了一付慈愛的笑臉，心裏却藏着害人的主意。在你們的眼裏，應該辨得出真假：她的法術還不算到家，變得再妙也變不掉那個尖尖的下巴。

方方 也許你是毒龍變的呢。

【仙女】孩子們，別信那些瞎話，天堂門口就沒有什麼毒龍。這兒原是一片乾乾淨淨的地方，不會讓那些怪物盤踞作怪。

【方方】剛剛我們可清清楚楚的看見了牠。

【仙女】那不過是你們心裏幻想的影子，事實上牠並不存在。別人的瞎話在你們心裏留的影響好深啊！不過，你們應該相信：耳聽是假，眼見才真。如果真有一條毒龍，怕不早吃掉了你們。

【方方】你又是誰呢？

【真真】是不是神仙？

【仙女】神仙只管自己的清靜長生，永遠的躲在自己的洞裏修煉，小孩子的事從來不問不管。我是天堂裏的媒母，有千千百百的孩子們要我照顧。當你們走近天堂的時候，我有迎接你們的義務。

【方方】你領我們進去？

【仙女】用不着我領，天堂就在面前，牠的大門永遠的開着，爲了歡迎牠的客人。這高高的石階上面連着天，我們可以一塊走。

【方方】就走？

【仙女】我還有話要先告訴你們。

方方 請你說。

仙女 這個幸福天堂是孩子們的樂土。

方方 我們知道。

仙女 要走進這塊樂土，一定得把你們心裏的污穢完全洗掉。

方方 (不大懂) 心上的污穢？

仙女 是的。一個幼小的嬰兒從先天帶來的是純潔的心，一經長大，在虛偽的環境裏就沾染了多少污穢。一次說說就是一個污點，一點懶惰就是一片油漬，也許，你們還有許許多多的習氣。

方方 我們沒有。

仙女 誰都說沒有，而且說得那麼爽利，因為誰都不肯看看自己的短處。在人間你們的毛病也許顯不出來，因為比你們壞的人還有許多。到了天堂，你們不肯改掉過去的毛病，你們就會孤孤單單，永遠找不着一個伴侶。而且，會有那麼一個時候，在天堂裏容不得身。

方方 我們不知道過去做了些什麼壞事，不過，我們願意完全照着你所說的去做。

真真 是的。

南南 一點不錯。

仙女 祇要肯改過，從前的過失可以完全去掉。你們將在天堂裏自由的安住。

方方 謝謝你的指教。

仙女 教明白了每一個孩子，原是我的責任。

〔天上的歌聲非常清楚的響起了。——這和第一幕裏是一樣的。〕

真真 天上唱歌了。

南南 聽得清清楚楚的。

仙女 這是接引你們的歌唱！來！孩子們，這高高的石階，讓我們一塊兒走上！

〔仙女笑着轉過身去，一步一步的往上走。〕

〔三個孩子欣悅的跟在後面。〕

〔天上的歌唱伴着他們。他們漸漸的走上頂端，被雲霞遮沒。〕

——暗轉。

第二景

天堂裏的一間廣廳。沒有門，沒有窗，沒有牆，好多根距離相當遠的石柱整整齊齊的排列

着，石柱相當高，一直伸入雲裏，柱上有精緻的浮彫；廣廳四週包圍着藍藍的天，偶然有幾片蓮花似的雲朵在藍藍的天裏飄過。——這，是第一幕裏曾經幻現過的，也就是真真夢裏見過的地方。

風送來陣陣的音樂，一支清麗，愉快，和平的調子。

開幕的時候，廣廳裏沒有人。廣廳外面，有一夥孩子們正在高高興興的作工，另有一夥孩子們正在規規矩矩的讀書。

（一夥作工的孩子們唱：）

日落西山又轉東，

朝陽照得滿天紅；

齊心又齊力呀，

大家一起來做工。

斧頭響乒乓，

鐵錘叫叮噹，

做了東西大家用，

大家的事情大家忙。

不怕風吹太陽晒，

不怕汗水滿身流；

大家努力來做工，

工作完了隨意遊。

日出東來又轉西，

工作完了笑嘻嘻，

不要偷懶不要閒，

工作完了睡得甜。

〔他們結束了工作，跳跳蹦蹦的走過去了。〕

〔一夥念書的孩子們唱：〕

白紙印着黑字，

記着多少道理。

我們親近書本，

牠教我們睜開了眼睛，
牠教我們張開了耳朵；

我們親近老師；

他教我們怎麼思想，

他教我們怎麼做事。

書本不着急，

老師也和氣；

大家歡歡喜喜，

一天也不分離。

大家高高興興，

一天也不分離。

〔他們結束了讀書，蹦蹦跳跳的走過去了。〕

〔一個孩子敲着一面鼓領頭，幾個孩子跟着他的鼓點跳舞，邊跳邊走的由廣廳外面走過。〕

〔少頃的寂靜。〕

「仙女和三個孩子走進廣廳。三個孩子容光煥發，脚步輕快。一進來，他們稍稍帶點驚奇，但是，這是他們曾在夢裏和想像裏見過的熱地方，所以臉上現出了一種重回家鄉似的歡喜。」

真真：高興的！我又到這兒來了！

仙女：你來過嗎？

真真：來過不止一次呢，可都是在夢裏。這回不是夢了吧？

仙女：這是真的呀！

真真：（試着咬自己的手指，點點頭）不是夢，是真的。方方，南南，我們真到天堂裏

了！

方方：怎麼沒有人？

仙女：稍微等一會，他們就來了。

方方：現在呢？

仙女：有的剛作完工，有的剛唸完書。

南南：天堂裏也要唸書？

仙女：當然了。孩子們不好好的唸書，長大了就是個廢物。

南南：真真說天堂裏不唸書呀！

眞眞 我沒有說過。

仙女 南南，你不喜歡唸書嗎？

南南 我唸不懂。

仙女 什麼書唸不懂呀？

南南 天地元黃什麼的。

方方 我就不愛唸。

仙女 這兒不唸那個。

南南 唸什麼？

仙女 唸那些個小孩子喜歡的書。

南南 還有小孩子喜歡的書？

仙女 有呀！

南南 什麼書呢？

仙女 寫得頂好的，有故事的書。你一碰到牠，就捨不得放手了。牠教你睜開了眼睛，張開了耳朵，牠叫你怎麼思想，怎麼做事。這兒的小孩都喜歡牠。

南南 要是那樣的書，我就唸。

仙女 你還可以吹你的蘆笛。

南南 沒有人管我？

仙女 沒有。凡是正當的事情，你想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你們看——

南南 「在廣廳外面的一角，有一個孩子正專心的拉提琴，練習一支他剛剛學會的曲子。」
牠拉琴呢。

仙女 你可以吹蘆笛。

方方 可是，你還說要做工呢。

仙女 人人都要做工。

方方 因為背不出書來挨罰嗎？

仙女 不，不是挨罰。

方方 那還做什麼工呢？

仙女 在天堂裏，除了唸書，還得作工，找一樣你喜歡作的事情做。

方方 不是老玩呀？

仙女 唸完了書，作完了工，你就可以隨便的玩了。

方方 這就不好了！

仙女 不勞働的人就像肥豬一樣，沒有一個好孩子願意做肥豬的。方方，你願意？
方方 我做的太多了，整天的劈木材！

仙女 別擔心吧，孩子！你所做的祇是一種苦事，一種因為小孩子偶然的過失而給的懲罰，那

是不對的。這兒的作工跟那個不一樣，你會喜歡牠的。

方方 你的話也許對。

仙女 信任我！別用你們那種想法看這兒的事情，慢慢的就會懂得了。現在，你們可以在這兒

等一下，我去看看他們去。

方方 你別走。

仙女 怕什麼？這兒就是你們的家。我去帶他們來跟你們玩。

方方 要快來呀！

〔仙女笑着出了廣廳。那個拉提琴的孩子看見仙女，就不拉琴，跟着她一塊走了。〕

南南 剛才她不騙我們吧？

真真 不會的。

方方 〔想起了一件事〕忘了！

真真 什麼？

方方 我還沒有對她說女囚的事呢。

真真 不要緊，等她回來就說。

方方 還有禿禿。

南南 還有三個小妖精。

眞眞 還有那個靈魂。

方方 都不能忘。咱們囚人記着一樣。

南南 不用等對仙女說了，從一根石柱後面走出了女囚。她的脚鐐手鐐全沒有了。頭髮上還帶着眞眞送給她的花環，面貌比以前更好看了。南南第一個看見了她。
她來了呀！

眞眞 (迎上去) 好啊，我們正說到你呢。

方方 (三個孩子圍住了女囚)

方方 你怎麼來的呀？

女囚 我不是說過嗎？當你們到了天堂的時候，我們一定見面的。

眞眞 (拉住女囚的手) 那些鎖鍊呢？

女囚 你們一進天堂的時候，牠們就離開了我。

方方 你走了很多路嗎？

女囚 先走的路遠，後走的就近了。

眞眞 你不走了？

女囚 我要永遠的跟你們在一塊。

南南 誰叫方方呀！

方方 叫我？

南南 仙女嗎？

方方 〔禿禿的聲音更近了點。〕

真真 是禿禿。

方方 禿禿也自己來了！

南南 〔方方正想去接，禿禿已經進來。幾個孩子拉住了手，跳躍着。〕

禿禿 你怎麼來的？

南南 你們走了以後，我急的不得了。有一天晚上，我偷偷的跑出來，一個人走，走着走着，

禿禿 就到了這兒，聽見了你們說話。

真真 你一個人？

禿禿 一個人。

真真 路上沒遇見妖怪？

禿禿 沒有呀！

方方 這可怪了。

第四幕

女囚

秃秃

方方

先走的困難，後走的就容易了
你們碰見了妖怪？

好多呀！

一陣旋風似的，三個小妖精不聲不響的進來，敏捷的躲在方方，南南和真真的身後，
一人一個，用手矇住了他們的眼睛。這三個小妖精已經完全變成了人樣，沒有了貓耳朵，狗耳朵和羊犄角，也沒有了貓臉，狗臉和羊臉了。」

方方

真真

南南

小貓

小狗

小羊

誰呀？
別鬧！

做什麼呀？

（假裝老年人的聲音）你猜我是誰？

（用鼻音說話）你猜我是誰？

（尖起了喉嚨）你猜我是誰？

方方他們三個猜不出，用手摸，也摸不出。」

方方

南南

真真

南南，你看看，是誰呀？

我也看不見呀！

我也給矇住了。

方方 禿禿呢？

禿禿 我不認識他唄！

小貓 猜不着？

小狗 猜呀！

小羊 哈哈！（先放開手。）

（小貓和小狗也同時笑嘻嘻的放了手。）

（方方他們看看，似手認識又似乎不認識。）

小狗 你不認識我們了？

方方 不認識。

小羊 你還跟我打過架呢。

小貓 你忘記那個巫婆了？

方方 你們是那三個小妖精？

禿禿 小妖精？

小狗 一點不錯！

真真 我記得。（挨個指着）你是小狗，你是小貓，你是小羊。

小羊 你說的很對。

方方 你們怎麼跑出來的？

小羊 你們逃走以後，巫婆天天鍊她的銀鏡了。她做法術的時候，不許我們出來。有一天，我們就在門縫裏看。她一手拿着一本書，一手拿着一個銀鈴。

小貓 (搶着插入) 她嘴裏唸着 *no-no-la-yo, la-na-chi-a, ma-mi-la-yo, ta-na-ko-a……* 這是什麼？

小羊 她的咒語。她越唸越快，銀鈴也越搖越響。

小貓 她還跳呢。

小羊 唸着唸着，她就哈哈大笑起來，正笑着，忽然那個銀鏡闐的一聲，裂成了碎片，噴出一團火來，把巫婆的頭髮和衣服都燒着了。她大聲的叫着，丟下了書跟銀鈴，在地上打滾。她越滾，燒的越利害。滾着滾着，她就掉到山澗裏去了。

方方 死了？

小貓 我們跑出來看，她在山澗裏躺着，一動也不能動了。

小狗 我們也沒人管了。

小貓 我的貓耳朵和貓臉也沒有了。

小羊 我們又變成了人。

方方 你們不再做害人的妖精了？

小

那是巫婆用魔法逼着我們做的。

小

方，你們跟小妖精說些什麼呀？

小

我們再不是小妖精了。

女

是的，你們本來都是好孩子，祇爲了一時受了誘惑，讓巫婆把你們捉住，受盡了折磨。

女

她的誘惑讓你們迷失了本性，忘掉了自己，永遠的做她的奴隸。苦難的日子終歸有完結

的

一天，妖魔不會永遠的稱雄世間。

小

你是什麼人？

女

我也是曾經失去自由的人。你們恢復了本性，我也脫去了枷鎖。幸福是大家的，既不能

單

獨享受，也不能夠分割。看，那個寂寞的靈魂不也復活了，從冰冷的坟墓來到了這

裏。

去

靈魂來了，他不再是骷髏的模樣。

真

果然是他！（跑去迎接。）

南

他幫助我們好幾回了。

真

（拉住靈魂的手）我們歡迎你，還向你道喜！

靈

（笑着）我的復活完全是你們的力量，你們的快樂讓我得到了永生。

（

所有在這兒的人們莫不歡歡喜喜，大家手拉手，跳跳蹦蹦，唱着：

我們找到了幸福天堂，
我們找到了快樂的家鄉。
我們逃出了災難危險，
我們沒有了束縛鎖鍊。
走盡了崎嶇的路途，
歷遍了困苦艱辛，
到了這個幸福天堂，
一個永遠快樂的地方……

歌還沒有完，
仙女帶着那些做工的和唸書的小孩子們來了。
他們有男有女，都是十幾歲。

真真
方方
南南
真真
仙女回來了。
有這麼多的人！
他們多快活！
完全跟我夢的一樣！

把仙女當做中心，那些孩子們唱着。新來的孩子們也加入了。

風緩緩吹，

雲慢慢飛，

迎朝霞聽黃鶯兒嚶嚶，

浴晨露有玫瑰散放芳芬。

和平的宇宙包圍着輕鬆的心，

快樂的世界住着幸福的人們。

寧靜埋葬了紛擾，

欣愉代替了苦惱，

幸福就在人們的心底，

天堂也是人們建造。

懷一顆金子樣的心，

獻多少宏大的志願，

在自由的氛圍裏。

讓他早早的實現。

高高興興的工作。

高高興興的生活。

孩子們在快樂裏成長，

歲月在快樂裏度過。

讓無邊的歡欣充滿了宇宙，

讓一片歌聲上澈雲霄！

讓無邊的歡欣充滿了宇宙，

讓一片歌聲上澈雲霄！

這是幸福天堂。

天堂的大門永遠開放。

快樂屬於大家，

我們一塊受享。

如手如足，

相親相愛，

光明永遠照着我們，
爲我們放出萬丈光芒！

這不是想像，

這不是夢幻，

萬萬千千的人們努力啊！

天堂已經出現。

這不是想像，

這不是夢幻，

幸福天堂啊，

要建造在人間。

別小覷一塊磚瓦，

別輕視一滴血汗，

不怕吃苦和受難，

整個的宇宙會爲孩子們改變。

春長在心底。

春長在人間。

看春山隱隱，

聽春水潺潺，

整個的宇宙爲我們歡唱，

整個的宇宙露出了笑顏。

新世界不會太遠，

就在明天，就在明天；

新世界不會太遠，

就在面前，就在面前。

〔在高歌歡舞中，包圍了廣闊的天更亮，更藍。〕

——幕

〔三十二年四月十六日——五月二日寫完；九月十六日——十月三日改抄。〕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初版

(* 84313 渝熟)

幸 福 天 堂 一 冊

渝版熟料紙 定價國幣貳元肆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 有 所 權 版 *
* 究 必 印 翻 *

著 者 劉 念 渠

重慶白象街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廠

各 址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售價 貳元肆角

